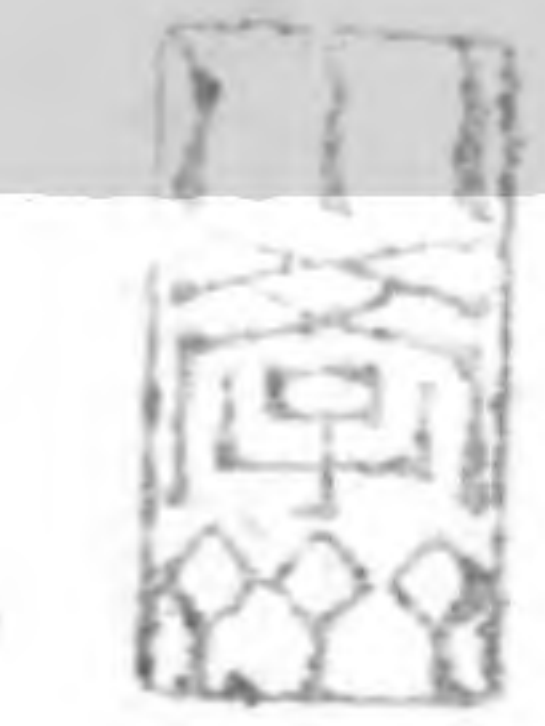


書



元松鄉先生文集序



百十年前東南士氣日昌士之抱負奇器藝精德美無以彙摭其蘊積作為文章涵融萬化不得以施之廟堂之上而公卿大夫以及四方之君子仰其光華何可及也四明任先生字叔實雅號松鄉昔在至元大德之間隱居養道早以文名吳興趙文敏公昔稱賞之由是館閣之賢咸加敬服以中書左丞郝公之薦授安定書院山長以終天下之士  
六文章  
高古而惜其不及於顯融也遺文之存舊已分列詩

賦記叙碑銘傳贊雜著鈔梓以傳久而漫闕  
今洪武己卯正月先生之孫勉續刻而傳之勉克世  
其業起自進士高科任番禺令幾兩破朝廷考其治  
最陞知四川瀘州尋擢鄱江貳守以有文好屬余為  
之序伏讀其文思深遠而詞簡嚴又或清峻若絕壁  
孤崖雄渾則沛然江河之浩渺精義之發一本乎道  
德之華故其燁然煥人心目珠光玉潤不可掩也一  
時文人輩出非不以其叙事詳正論斷明切企而及  
之則亦若高峯之卓立不可以攀臨奔濤之驚瀉難

遽以憑泛此其所以流傳永久也况著彝倫則表日  
用之常以發乎良心之自然陳教化則敷宣德惠之  
本以開感慕之誠旌孝義揚貞烈其所以正人心裨  
世教又非其他作者之可及也嗟乎源潔則流清形  
大而聲宏由乎漸漬六經之微貫通衆理之會以極  
乎往古來今事為萬變之妙宜其有以興起斯文而  
子孫世襲其美耀于無窮也前貢士江陵熊釗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任公  
叔實籍有文名曩一見於南谷坐上恨不得傾蓋  
而語泰定間公之嗣子良吏於澄川因出先人手澤  
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睹公之文記序碑銘高  
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  
為文士略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躐清要俯玩  
一世志得意滿而公獨困躓坎壈布衣終身不露一  
命也夫時也夫命者滯於天也時者暗於人也每  
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

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唯一時所作不足以傳  
後而宋以前無鋟梓手抄默記故為艱得近代鐫刻  
尤多流傳至廣見而好之者鮮矣况敬而服之乎叔  
實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  
士定價於身後叔實未歿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  
嗚呼後世豈無楊子雲哉騰本脫誤教十字余一  
是正而歸之子良慎寶之矣丁卯孟夏朔墻東老叟  
陸文圭叙

右松鄉集者四明任叔寔甫所製詩賦記序碑銘傳  
贊禱著之文總若干卷其嗣子良為江浙行中書省  
理所案牘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傳於世  
也就子良求其藁而刻之子良謂其先人著述甚廣  
而掇拾於散亡殘脫之餘者未能畢見其僅存者此爾  
趙君仲德素與先人遊舊故用意哀集繕寫如此因  
拓以遺余且泣言曰先人與子夙有文字之契懼  
愉憂戚未嘗不相與莫逆也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  
始克粗成是集子宜叙其顛末以考其成庶幾先人

之志也惟叔寔甫始自四明山中來杭倡為古作者  
文辭一時驚猜疑愕怪笑非訕者往々喧襍獨趙公  
子昂鄧公善之袁公伯長周公景遠張君錫楊仲弘  
薛宗海吾子行劉師魯交相推譽以為柳河東其人  
也由是近遠求文著金石者戶外之屨相接矣往時  
怪笑非訕者亦隨以服余時喜從故都遺老承問往  
昔文獻尤與叔實親善又嘗從受中易之旨蓋州實  
粹美質直愛好人倫有志於當世以興起斯文為已  
任嘗見其意于送鄧善之赴史館序矣中書左丞郝

公以事至杭見其文之典則淳雅而制行端實薦為  
安定書院山長庶使講道以洲來學而竟以疾終若  
趙公子昂袁公伯長鄧公善之繼登詞垣使州實而  
猶存豈不能與時翕張日昌其制作之思而相與為  
高下耶是其所謂渾厚博大溫潤清楊者抑又有非  
人之所能為者矣而不使之鳴夫

國家之盛乃獨多見於宮祠塔寺琬琰之間其亦幸  
托斯文以為世雋永又若謝翱胡烈婦傳能使秉彝  
好德之心千載著明是豈徒作者哉趙公之銘之辭

所謂木折于山玉碎于璞尤知德之士所以深嗟而痛惜也京北杜本序

任州實墓志銘

并序

友人中順大夫泰州尹蕪勸農事趙孟頫為文并書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芳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尊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數十百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碑碣者殆

無日虛蓋卅實之文沈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度  
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  
之愛之豈其適止於斯公諱士林字叔實姓任氏其  
先蜀縣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  
化又再世而徙居埒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公  
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  
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  
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  
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

以為能乃命職教上虞蓋作蘭亭山記時也後乃講  
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

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公文名舉之行省僅得  
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不恙公念之鬱  
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于杭之客舍有句章文集論  
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公生於宋之癸丑八月戊申卒  
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  
人長未不幸亦卒次紹次同女一人環娘將以 年  
月 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紹興公



弟子嚴陵方負拜余雪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  
深悲叔實之不幸既弔其子相鄉而哭其何忍辭銘  
曰  
嗚呼林實天之生林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  
時道泮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畧院窮坎壈一病不  
藥木折于山玉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為嗟若歸葬松  
鄉未也同城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元松鄉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碑

徽州路重修學記

奉化州新修學記

新城縣重修學記

重建文公書院記

紹興路學重修講堂記

杭州路重建統管府記

老子祠碑

魏氏福源精舍記

武夷山天游道院記

上虞縣驛記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公去思碑  
錫成卿以齋記

杭州承天靈應觀

瑞州路妙高峯北乾明居士寺記

蘭芳山福仙禪院記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平章政事賽典赤榮祿公世美之碑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杭州路純真觀記

上虞縣明德觀記

清江縣玉泉山靈峯院記

通玄觀記

天清宮記

西山接待記

卷之二

記

杭州路崇福院藏經閣記

思遠亭記

頭陀福地甘露泉記

春暉堂記

諸暨州壽聖院觀音殿記

餘姚州建福院記

謹齋記

吳氏晚香堂記

冰雪相看堂記

上虞劉氏順寧庵記

福生堂記

松鄉記

淨香亭記

婺州路浦江縣真常道院記

蕭山縣慧明庵記

江浙行省春運海糧記

曹氏捨田記

余山報恩院記

松江府華藏院記

吳聖寺重修寶塔記

四聖延祥觀碑銘

東平杜氏種德堂記

卷之三  
墓誌

承事郎柳惠考姚墓誌銘

鄭氏夫人墓誌銘

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

臨淮府君王公墓誌銘

慶元路道錄陳君墓誌銘

故奉直大夫趙公墓誌銘

經歷阮公墓誌銘

孝子錢府君墓誌銘

夫人費氏墓誌

卷之四

傳叙

謝翱傳

吳思齋傳

烈婦胡氏傳

自然道士傳

正一先生傳

壽光先生傳

送鄧善之修撰叙

張仲寬教授宜興叙

送俞時中北上叙

劉梅泉教授松江叙

程氏受義堂詩卷叙

瓢湖小隱詩叙

劉師魯侍父之瀏陽叙

送揭陽趙令君叙

慈溪王簿茹意山叙

送樓平隱叙

送伯機叙

送周應申遠游叙

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監郡叙

南谷原肯發揮叙

送括蒼王寶翁邏戍公棠叙

中易叙

送徐春野蘭溪吏目叙

重陽王真人憫化園叙

送吳宗瑾之江陰馬馱沙巡檢叙

易體用叙為保八侍郎作  
雪竇淳上人求施大鍾叙

卷之五  
說引

閑閑說

阮氏二子字說

趙常父字說

河間牛仁名說

戴易初說

胡季常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王一初說

卷之六

賦

復志賦

遊越天門賦

閔已賦并序

感雉鳴賦

翰音賦

蟠松賦

賓月堂賦并序

吉祥賦并序

老婆牙賦并序

水仙花賦

庭椿賦

石假山賦

石礙雲山堂賦

瑞粟賦

寶鹿賦

燈花賦

蚯蚓賦

卷之七

後

書太常卿孫靜見文集後

跋史文靜公遺黃司戶寒閫書後

題劉忠公諫草後

書大魁宮講方公墓銘後

考亭先生聚星屏後題

書方師魯文藁後

題劉竹居四覺窓詩後

跋黃秋畦自書墓誌後

跋中不倚所藏吳傳朋帖

書蔣定叔詩卷後

書唐人集句後

羅國賓竹西卷後題

又華國如此山二師詩卷後題

洪崖先生圖

戲書竹蕙圖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真人小像贊

西湖遊約

題方白雲山蔬譜

壽岩

福地  
題葉天師鳳化鎮海圖  
題吳子行瘞猫文後  
卷之八  
詩

題大滌洞天

耐交吟

冬日

訪牟大卿

寄陳宣慰祐

鄧女墓

書袂祖拓齋先生白頭吟卷後

頽道士松巖圖

屏居

題外弟唐棹扇

海扇

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荒村市

次韻吾子行新年

公子舞歌

鳳求皇

用子行韻蘭周景遠應奉

投客齋徐大使

送許君實同知之任鄉邦因蘭于有卿知州

道訪子昂舟出苕溪

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客有華亭訪衛山齋

劉將軍射虎行

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入京師

留別沈介石尊師

壽杜南谷席上得寒字

送吳養浩編修入院

屢訪開元陳高士不值

李唐春牧圖

明皇貴妃並馬圖

山平水遠圖

用韻酬陳渭叟林伯清

題赤松圖

卷之九

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謁大夫墓因和淵明韻

和唐玉潜用友人韻見寄

四鴈圖

春晚

和吾子行見寄韻

送空菴焦禪師北上

賦用拙齋

荅上虞友人

湖山堂

重游昇元埽寄陳道士

七夕客中

月下歌

喜陳茂陽客埽



上虞客中

北山錢令公墓

岳鄂王墓

寄襄賁丁明府

答初陽臺

垂老

過華亭苗別湖山諸友

賦當塗靈鷲山月印池

東隣

八月十五夜對月

贈相者王月屋

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題鏡石

題默齋

和杜元用見過韻

携家華亭

寄題終南山甘河遇仙宮

送延慶濟上人歸西

十二月初六日曉發松江

送吳縣教之麗水任

九日詩寄明碧竹院

卷之十

表疏雜述

石刻天台瀑布寺謝表

省府祈晴意旨

省府祈晴青詞

呂道錄保安醮疏意

謝恩醮疏意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醫士求財施藥疏

吾子行夢蝶壇疏

朱伊史法刊詩板疏

買屋疏

代曹彦祥疏

四聖延祥觀塑三清聖像請疏

代道錄司賀天師壽

代四聖觀賀宗師壽

賀吳閑閑都提點

開元宮鐘銘

佑聖觀中鼎銘

肅堂銘 為昌國李侯作

代賀天師生日呈子

趙蒙齋入道疏

定光寺立經藏吉語

元松鄉先生文集目錄終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一

徽州路重修學記

句章任士林

叔實



皇帝臨御之初詔天下崇廟學徽為郡介在江南山川阻修  
實維文公其生也鄉其服也采式問而鄒魯存家至而淵騫  
集庠序之政宜飭具舉然而棟宇闕漏祀肆弗共涂軌侵墉  
咸隸充宇有司祇廣弗邁固壅

德音而昭愧先哲也

大德七年夏四月郡博士束從周始舍萌告至顧瞻惕然懼  
弛祀肆石會版入八百為儲士曰不足于養矧能餘吏曰不  
足于需矧能圖從周曰樽削有倡人將采趨于是擇時日庀  
工備斬板榦運陶甃王宮正室葺而新之丹刻有燁重席仍  
几衮冕以嚴公配東坐哲祀攸序下逮羣第諸儒佩烏簋簠

遵豆考禮合宜門廡戟衛講肄之位藏書之室景先之祠以至廩積出內之共鼎鑊炊饌之具固不飭備鑿池思樂被以芹藻植蓮其中面池西南師燕有阼峙左屏阜夾右練溪是祠文公乃有別築于是廟學之制為始崇矣諸生乃相與言曰廟學有政有舉無弛束博士之功也博士曰政以即舉教由師作侯却公之力也夫從周惡賢乃狀其事求文于余惟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人心不以言語文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舉忠恕之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言政則教舉言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之學在是矣可不務乎于是乎記

奉化州新修學記

奉化唐開化元中析鄞所置縣也今陞為州學宮教化之本是宜廣多士而新之有司固未暇也

大德三年秋七月肅政廉訪副使高公伯元始易今扁明年夏六月僉事王公煥行郡諸生相莫謂事畢坐彛訓堂上舉凡學之事廢宜興圮宜修唯所畫知州事王侯珪唯而退明日學正趙與權錄趙進德以僉事公之命請于王侯珪侯曰諾環宮之墻百堵皆作丈二百有奇廣仅之半高如廣之度而三之雄固傑立覆飾如飛殿堂門廡之壯棟桷之抗折者易治之瓦蓋磚級之侈剝者丹白之漫漶不鮮者明飭咸理自夫子像以至四公十哲羣第諸儒冠冕之飾衣裳之采與夫犧象簠簋俎豆之制嚴好潔新無遺缺自宋寶元宣和紹興慶元以來且剝且脩至于今而始備允亦壯矣于是王侯進諸生而言曰若等知優游絃歌之所自乎朝廷既右文治尊若道復若家選若人之秀者而官之亦隆且至矣然他日之仕者而泯老者而沒壯者而衰故學無常

師而文無定業為勉勵者不既勞乎吾聞宋慶曆時正議樓公郁一出為鄉里師而人輒化之不惟環佩簪笏之盛遂至比屋而舍墟之澤天未忍絕之也古道如新有正議公者不少而江海客食之士貴耶諸生悚而屏遂命之為記

新城縣重修學記

自吳孫氏有地江東谿山小邑皆禮義教化之邦故學官之制盛于中州新城縣介桐廬富春間故東安郡况舊為輔邑乎今

天下一家夫子之道益大章明宜廟學之設日完且葺弗弛也

大德七年今福寧州同知魏侯榮來為爾邑始謁殿既生進德堂上揖諸生而問故於是釣臺山長何庚孫直學徐夢高前曰學宮改築於邑令陸公演增拓於耿公秉錫公景脩今

有年矣地宜修廢宜舉惟令君寔儀罔之侯曰諾明日退自公庭政前漕貢進士何諄偕諸生相與謀曰端孫會錢穀曰德麟曰鈺度材植曰景星曰應辰庀工役教諭蔣昂奉唯謹乃建直舍凡齋廬庖廩之序始三月訖工夏五月以成時長官若貳數以故撓之而魏侯志弗奪益廣堵制遂新王宮棟宇必崇庭楹必度級磚觚尾方密以麗秋七月既成丹堊輝映衮冕以嚴八月上丁舍奠升降有容牲幣有數既賜胙諸生濟、升堂各以序進謝曰維學有政維教有本侯庶以自治仁以淑士其知本欤侯曰匪先孰承匪後孰開爾邑俗淳而士美教洽而政行今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阿思蘭海牙今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劉公弼奮蒞爾邑遺政猶在阿思氏治識大體劉公篤厚如之予日兢、思弗承今廟學修舉諸君之力而前邑宰之所遺而榮何有焉諸生願記之而未能

也越五年方德麟何庚孫始克請記于余、曰新城有邑在萬山中固人物所在而許遠死節睢陽杜稜力拒行密羅隱耻臣朱梁雖盛衰離合之勢天且弗違而志節忠義之氣人不得而泯也非禮義教化之所由積乎而况前有邑宰陸耿後有阿思氏劉公其善政其善教耳目濡染固深矣宜乎諸君樂魏侯之令以迄有成也然而修齊平治之學本末精粗之道惟窮通不貳漸積有原諸君行且仕矣其告而子弟飭而學志而道以趨而政教以崇忠厚之風斯其庸有怠乎詩云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後之布政教者宜有攷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術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浸盛虜士之廬遂廢建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舊祀孔子如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

升魯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任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改所習皆穷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勗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部使者加察詳為行省設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

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

朝廷首選寔來江淞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書院于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常平日循行台温郡泊州奉化

之龍津長吏率諸生請講書于學宮景定初橘洲姚公希得  
建海閩敬齋謝公昌元方坐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滿舒  
君泌童君幼該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其下榜曰龍  
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改扁文公書院山長李  
芝皓王鎡主之既亦廢弛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燾有志  
改築卒不就檄下日其猶子必基固寶鹿山以進其壻前太  
學博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花赤察罕知州事李  
侯炳與其貳星侯梨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威君洎鄭君元  
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  
士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萊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  
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府  
狀其寔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  
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

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  
君臣父子之細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  
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  
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或曰州刺史  
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  
而不屈于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聞于欲故初置書院  
凡九所復昇潤宜興隸學之田萬八千畝皆事之著者予不  
得概書之云

紹興路學重脩講堂記

大德元年紹興郡學重修講堂成庀是役者山陰趙珪費凡  
出所捐之田之入初趙氏捐田五百五十畝助郡邑學官廩  
入且以周里人二百畝郡庠養二百畝里喪嫁百畝邑庠養  
五十畝里公役郡侯義烏目是堂之契將壓也與博士于天

瑞正閔全議曰庀二度材惟趙能費慮所捐為廩養者固不  
浮且速集趙聞命曰視惟謹凡梁木之朽弗任者柱蠹弗支  
者瓦蓋磚級之侈壞者易新之規不弛前楨不虞後卻戾材  
為曰是不可不記夫聖人之道在萬世言在六經漢諸儒坐  
重席諸生攝齊升左右屏虛而往寔而歸固將為授受地乎  
今天下學宮一命士坐堂中席鼓五七擊部使者郡二千石  
命諸生東西班坐耳八心著果漢儒授受事乎經世之士明  
道之儒本非二致也自明道之言支以離而經世之法簡以  
易故有事宦學者徃陋所聞以自高若不相入也聖人之  
道六經之言所以為修齊治平法者果何事而漠然若此乎  
去其支且離以示其簡且易則精粗兼舉本末一致不在所  
講乎此堂之不可不修也郡侯賢而知人任事者稱義皆宜  
書戾劉姓名克昌汴人

杭州路重建總管府記

杭為郡自五代迄今不受兵革之患故生齒日繁廬井蟻附  
城內外居者無慮數十萬家舊以兩縣置城西北隅以聽城  
以外之治四錄事司分置城四隅以聽城以內之治然後受  
命于郡府郡府擁行省之垣聽外銓者列四道聽外事者羣  
有司傳

宣之使日來貢享之夷日接五人聚之地轉頓劇郡府方疲  
于奔命而縣四隅之治漫不得梳理固其宜也今大叅梁公  
為杭之明年始上圖省府乞以郡治之隙地翼近兩縣直視  
四隅使皆在大閩之內將以考成治焉既而郡侯廉公希哲  
幹勒公好古寔來識畫規度視梁公為有合郡民吏翕然響  
從銘斧之工版築之子執器備用來會庭下始聽事中黃堂  
幕府旁列吏舍驢分戟衛之門休眺之樓棟宇一新左翼仁



和右翼錢唐暨四錄事唐隅列東西門入坐各南向繚以周墻揭以表樹視聽聳仄有壯且麗經始于大德二年訖工八年六月有弗集者郡侯札忽乃見移刺忽都與郡貳而下寔完成之于是大夫人士僉曰治有劇易操其簡則易从聽無比遠篤其近則遠舉杭今為郡既劇且煩郡長貳坐堂上屬城之吏日趨于庭一公交孚萬慮明白緩急傳呼不出宴坐示儀表景速于唯俞顧不在一轉移間乎然事大規宏更三政始有成皆宜書

老子祠碑

道有超世而極立言有憂世而教行是皆負上聖之姿周流天下出入渾淪德盛而時不來者之所為也老子是已夫老子生殷之時仕周之日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四方之志凡天地之間消息盈虛治亂升降之故閱之熟矣是故心超太極

之先道出羲軒之上退而論著五千言無為之道忠告其上  
有為之業善道其下所惡歸仁義之名以禍生民其意深矣  
于是尹喜辛鉞列禦寇莊周庚桑楚南榮越士成綺崔瞿栢  
矩尹文子之徒得其言張良陳平曹參之倫得其道得其言  
者曼衍多方恢範乘之得其道者建用一致清靜載之寢以  
成漢文景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黃白之書出武  
帝方士禱祠之事行而後老子之道始詘於是我其冠者為  
老子之徒誦其書者為老子之學求之老子之道則芴然如  
也吾嘗致憾于此久矣大德十有一年當塗杜君道堅築老  
子祠于杭州宗陽宮之右像設巍然凡書存而言立尹列而  
下班以十子各東西坐衣冠古雅道德以尊既成杜君執簡  
曳佩執事有恪籩豆有儀拜跪有容予以洗千古荒唐之愧  
可謂知本者矣蓋杜君嘗註道德上下篇又註原旨發揮盡

闡皇道帝德之蘊且圖老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學今為是役也使襲明冲用之士且暮遇之瞻仰之下其于宗教非小補也嗚呼羲軒遠矣世不幸而有老子之學長往不返之徒取資山林猶幸有老子之書道德功力之辨有證後世曹參之倫烏足侔哉遂為銘曰  
象帝先惟老子尊道德抑仁義以援淪匪樹異籩豆陳祠容閱班十子東西置古衣冠人仰止載清靜禪世治後有作敬勿墜

魏氏福源精舍記

夏蓋湖捍海為堤袤百里中涵丘陵林藪之勝余泛舟其下雲飛鳥泊昂紆回振之地水竹縈秀知必有處士之廬也他日錢直卿以書抵余曰予戚魏明叔好修而理既還江海之事故邁施之業周于丘壑之間築屋數十楹宅湖山之勝歲

時命中車棹孤舟携酒與客徜徉其間倦不知返固將為兄弟夫婦終焉之藏子幸記之以嘉夫志也余聞而喜曰豈殆予所謂處士者耶夫人生而靜者也自井田事廢造物平施之力亦穷故有事宦學之士固不得不游以訾省其身也是故簸弄毀譽術質是非開口見偽舉足成欺雖妻子不得告其情炳燭而不知跋漏盡而不知年非獨不哲且明也今天厚魏氏之家庶有之事固具唯諾庭行友怡政舉不耗落精術以出權謀不搖動筋力以奉拜跪時頓置泉石錢鏹雲烟雨露之力日滋吾入且何營何求以強人事乎故其趣幽幽可以處休其地宵可以觀妙曠然悠然而神以全淵然隆然而智以傳噫嘻子亦知夫菟裘之營亦大晚計璽室之卜殆未忘形唯日與造物者游厚我佚我順受其正以樂茲丘之下不殆處士之節欽明叔名文炳而文煒其弟云

武夷山天游道院記

天游道院在武夷溪第六曲僊掌巖之巔屋若干楹中以為堂周以為序密以為室廓以為亭列楹游空下瞰物狀堂之中園以太極脩真之士處焉蓋武夷第六曲當三十六峯之中緣曲而上路入仙游館斗折蛇行徑造峯極地轉平敷有園有池白鷗鷓鴣王孫之栖集桃李篁竹栢欄之叢聒嘯清舞寂紛綠馱紅自然成林由林池橫出左右翠樹青蘿一逕中通以撫仙掌池右屋而流瀉瀑千丈練白珠圓晴空為澗于是堂以集序以折室以煦亭以舒動標靜根杳與日遇窾聲竅噫清與耳謀萬形攢絡之表與杭吾真四時施滅之妙與稽吾神不以虛空與逃蒼莽與適乎大聖哲之士有不得志于禮樂刑政則託而神仙之歸若安期羨門之屬豈無意于事功者哉故不肯磨涅人事沫漆世汙以自遺天地之外

非小智繆察者所能窺也是故蹈厲自然出入無始以求是道有物混成之先庸非猶龍氏之卓者乎院創始丁酉歲以癸卯既即人劉時中父子松溪潘儻成希微張德懋寔開山承規以翼者其徒趙嗣祺德懋初游錢塘嘗學南谷杜尊師之門以狀求記不得辭

上虞縣驛記

上虞紹興路之屬邑西北行二百五十里有曹娥錢唐重江之險三驛而路曰杭州行省之垣在焉東南行二百里有通明西渡二堰之阻二驛而路曰慶元旬宣之府在焉內則朝廷萬里意諭色授六服震動綸出汗發四海奔走外則獠夷蠻長時節貢獻航浮索引之民擅色席裘之物爾輸爾載委于御府水陸之使日接于道虞為中要舩官騎廐之置固不可不壯且宏也初驛曰曹娥去江津二百步而近大德七

年春江風怒作挾民屋為濤不可岸障郡檄縣尹阮侯視狀  
侯白府曰固宜遷乃卜縣治之西得隙地若干畝雖荒荆棘  
輦舊宇為材益以新植始斥而大其制深堂露軒堦崇甃方  
東西列楹閉高庭廓氣象嚴壯有容有處庖升園涵既潔且  
其繚以周墻縱橫樹道馬有新廐新步始于七月已  
未訖工于十二月甲申民不知勞不知役成命余記之  
夫站驛之制凡九十里凡復民由租給戶馬有數水行具舟  
復有差鋪陳乘坐之具漿殮潼酪之需官總其費利藏于市  
馳騎風來吏閱其物醜酒繼肉不移而具番勞息奔馬有餘  
力擢天以熙使者刻畫夜為程際天蟠地上無壅澤下無瘦  
情寔經制良法也既侯為邑公明平恕不倦且忠故深識大  
體宜不苟于此役也是宜書侯名惟貞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公去思碑

示人以善者政之良遇事而思者感之至是故召伯教明南  
國而甘棠之戒勿翦武公入為卿士而綠竹之詠弗謖方今  
朝廷念江南之遐遠而杭為要置行中書省以鎮之凡出為  
外屏宣

上德意郡國受命焉者皆

天子之宰而久于政而習于民則英今極密高公若也蓋公  
之知時翕張既有以出際

先皇帝一統之運而識大休勤小物復有以昭布

聖天子宵旰之仁故自旬宣任專鉞以來逮參預丞轄以進  
平章之秩出入江浙二十年間其勲勞之所書政事之所及  
惠愛之所加習于民而杭為近內而宅揆密庸外而藩屏實  
協公弥縫贊理不替一焉蓋其天性純明而又居之以忠守  
之以仁蒞之以莊動之以禮故民畏之愛之其庸或有既乎

今去政日久副在兵樞甘棠綠竹之思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自古岳牧之任其重在得人而不負

朝廷之知其要在民懷曩歲今右揆大丞相首居外宰既而衮衣歸兮天下蒙福杭民具瞻曾不自日畏愛之情至今朝夕未能忘其私若高公之政歷歲年而民習之斯民也所以直道而行也矧能溢有所譽乎然去政之為思則在政者之為感其弘多矣斯民也又安得不重知所勸乎示人以善之机庸有在也公名吳賜名霸都蔡州人

錙成卿久齋記

上虞劉氏族故殷起西岳公吉德培符里黨食其義未單也嘗命幼子炳後其宗今七十翁矣翁之子道常與予游氣貌温深善適人意人願交之大德八年春翁置酒堂上親朋皆集坐子異席中觴行懽甚中酒道常延予西偏之室池清

石潤竹淨花娟扁其額曰久齋指其額而請曰願乞文予醉語許之冬十有二月予將歸錢唐翁父子過余客下寒雨瀟瀟意恋々殊不忍去道常起曰久齋其忘之乎予因省舊語不得辭天地之道惟久故常人履其常無久不感是故人之生也門資世學欲久其傳先疇賦欲久其守求氣應欲久其交飲食嗜慾欲久其適夫亦人之常情也然而盈虛消息日闢乎其門願將何以恃之精衛之志天地不遠愚公之謀鬼神莫奪是故日省月察動能不悖其常時至氣化然後無戢此久則夫人履世之道可日坐而傳也謂予不信請質玄易翁坐微笑道常請書之

杭州承天靈應觀記

承天靈應觀在杭州東南隅吳山之巔至元十三年元靖真常大師陳君元德寔主觀事振宗風于中否弘道脉于既傳

隸觀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觀曰冲天  
叛于宋紹興祠天地水府三官費內帑緡錢若干萬燬于紹  
定逮端平始復建奉旨賜今額淳祐中增建玉星寶閣方紹  
定既燬而未復也神靈不來洞歌無續祈禱之民皇、乎若  
有失也觀妙大師鄭君守一慨然曰是不以不圖神營心計  
上移時宰江淮列閭千里求施出殿闕于瓦礫之場列幢蓋  
于塵煤之聚祥飈盡下景光夕游巍、乎列聖之居秩、乎  
羣玉之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三門廊  
臺守藏之室齋庖之房周阿崇峻列楹齊同翼以稗潼真祠  
朱仙閔宇干祿者趙通真者式觀于是侈于舊矣田隸崑山  
之朱塘吳江之澄源范隅與夫在嘉定者為畝一千三百二  
十有奇歲入之量以羞以奉始漕臣嘉鄭之功白禮部俾以  
乙承甲嗣鄭者唯其宗他如鄭者援有據今三傳矣元德曰

余老矣是不可以不記夫玄坎之神生于天一成于地六故  
水為大府之一地平天成時乃之修道家者三官之奉豈其  
意欽群生虫、必有司命吉凶影響體物不遺杭今為東南  
巨鎮梯山甃江廬井螳附風檣浪舶出入渺莽是故無神以  
司之乎此觀之所由具也然廢與通寒存乎其人鄭君守一  
以道為徒以法為子孫無為之為道不泯矣故陳君元德為  
善繼使繼陳而起知鄭之心弘陳之宜觀且以弗替而民有  
常奉矣于是乎記

瑞州路妙高峯北乾明尼寺記

瑞州城東北隅有山曰妙高故宋時郡人祠洪山靈峯尊者  
于其上歲雨暘民疾疹有禱輒應南乾明寺尼妙智寔主祠  
事若行淨業施者信往因闢其宇為佛宮以北乾明自別度  
元勝永達了敬紹懃為徒敬之徒是為法玉貴亨乃相與言

曰事倡而不遂志成而不廣豈學道者謀乎于是築堂以集清鉢築室以嚴齋居西為法堂南為靈峯祠中奉佛天羅漢旁轉法輪八觚又別開一堂補陀知識普示現像且作堂萬竹之閉天風時來山雨消碧心空識明道與境會妙智嘗坐堂上集其徒語曰吾昔以神祠奉度今以佛宇寧施非志之成事之遂乎未幾錄教事者以故撓之若不朝夕元貞二年法王貴亨乃渡河北往御史中丞張公問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寔憐之以見膽八師父奏奉

聖書護持且賜妙智圓覺大師尋覲

太后妃子敬奉懿旨隸入位下仍度其徒出八宮闈于是妙

智始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以報

上恩曰是不可不記時中丞公行宣院事以妙智狀來俾為文既而

朝廷擢公左轄復施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以遺妙俾其徒持誦之且荐以記文為言夫尼之為道苟非志專而容寂積久而守堅其何能淑慎其身以成光遠之業而大人君子又樂為振之如是耶此予言之不得辭也書以為記

蘭芎山福仙禪院記

會稽山配岱宗凡峯石宮竊隸是郡者皆勝絕虞蘭芎其一也大德七年春余以庶人在宮讀書古虞氏之邦有僧克文以狀來謂曰蘭芎山福仙院住持僧也蘭芎山在縣北西二十里夏蓋湖之南坐殿大海西亞曹娥洪濤之風蓋自天姥沃洲臂橫股直溝斷丘伏而來南為百樓山北為羅巖將直趨海而窮遂為嵌巖方特之勢無土壤林木之潤而尊厲尤甚是為崑仙翁修煉之地石井丹竈存焉今為福仙唐咸通八年操禪師闢菴為寺始也兩杉童、直山門之陽如塔峙

立鬱然古意更唐宋風雪物也前住持道順始改作法堂山門若干楹至元三十一年秋也大德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亥克文與其徒如果志和捐衣資之直且以其道惠夫人之肯施者重剏佛殿山精駿奔海異颺集若齋庖廊廡方丈之居以次修舉院始完矣然自成通迄無金石以紀其故非闕事乎余謂山川偉特之觀僻在江陬海表而使空虛寂滅者坐以鎮之且托夫仙蹤佛蹟以驚動恠異夫亦智巧之所營而善察幽勝者之所必錄如來氏以識心見性為宗其為道簡直且易行也人心揜著之故多而禍福之說集故人之趨之也衆而智力猥附金碧之觀無求不成然百工之事具而衣食者迭資焉分田劫假之有常入而農者盡敏此其教之果不替乃式至于今也余固嘉文師之不怠事食且樂茲山之勝遂為之書是歲癸卯七月望日記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殺一天下故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儉無為理天下故天地訢合藹然清靜之治寧一之風是以天保定甬之詩海隅丕冒之臣所以朝夕必視必嚴其地以歸之至元十三年太傅淮安王首舉杭之宗陽宮尊師杜道堅應聘入覲師恭持瓣香稽首上前為江南民命昭謝

聖德

天顏穆然在廷皆稱萬歲由是時賜召見訪問治道尋被旨乘傳江南詢求賢哲有道之士仍賜筆書護持又明年被



聖書東還初宗陽之建也析以故宮遺址凡土田之在華亭  
登瑞者以賜以賚逮尊師之還也方墮劫灰之餘瓦礫未疏  
玄室深集于是規舊址輸心識掄巨材畫堵制握毛樹林輦  
塊成阜業且營之人情厭事而師亦拂衣矣師乃退居吳興  
即封禺之地蔣竹萬箇木萬章曰美可材吾志達矣越二十  
有一年是為大德八年有  
旨賜聖書起杭州路道錄住持提點宮事師振衣出山疏去  
蠹蝕斧斤日聞有門有墉崇之植之有殿有壇級之麗之有  
堂有廡修之邃之有庖有廩潔之時之檜栢松杉日溉滋之  
池溝丘阜日疏積之鍾鼓有節幢蓋有儀洛誦戾止洞歌來  
思維宮貳是維是彌維教父是施是資于是考制定宜大振  
初矣夫惟老子之教立世之矯亢、癡棄富貴芥視事功  
者往、托而逃之故呼吸煉養以構其玄禱祠祭祀以通其

神然象帝先強道名意果是乎今夫作者談皇道帝德之盛  
以揚至治揭惟命禍福之蘊以開羣蒙存君臣政禮之舊以  
飾人心力棟宇封樹之勤以恢人事則無為而無不為老子  
之道始日著矣若夫罷軟而事佞視而食矜厲終身自以為  
不廢綱常之植聞師之風獨無愧乎乃為銘詩以昭大道銘  
曰

吳山之東我、其宮千楹雲翼萬瓦鱗從維久乃隆維抑乃  
崇維師之功有祈有冲有馮有宗  
天子萬年四海會固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北方玄武虛危之垣声光靈異倬有神化是故淨樂之流祥  
武當之著跡昭、乎不可掩已夫天生民有欲吉凶禍福動  
與知防鬼神禮樂相為昭布故禱祠之事出焉而劔履洗、

玄靈風靡高視下聽時游民間不回之福明畏之威影響不測有相之道于是昭事孔虔自邦國達抗有佑聖觀在城東隅昉自宋淳熙更慶元迨端平迄淳祐麓樹田租始具籍入庭壇殖、丹碧斯皇所以寅奉

上帝而玄武得專祠焉仇君安一定經始更十五傳陸君宗輔手陳畚揭且營復之當元貞之元王君壽衍被

奎書寔來凡高居邃宇叢房聯序震撼冲敞昔曠今完登校之章錫自尚方紀烈之文載在樂石蔚為盛矣大德六年十月玄武殿災瓊芳不將几帝如失民士憚之于是提點觀事

吳君存真掄材為倡畫堵以謀金錢之施踵門日來明年五月今位山提點孫君益謙被

奎書執簡曳佩退自珎庭顧瞻有懷乃究乃理材惟堅良工惟精碩瓦必陶貞石必礪密又明年三月殿成崇修而神靈

集整沐而視聽尊王垣沉、羽衛秩、景福攸降岳峙川行

夫惟玄武稟剏正之姿負忠孝之烈有象在天有靈在人固不待祠事而尊像額而嚴然而人心掩著之故多矯舉之辭

侈神道設教容得弛乎天然則登庭之士拱極之民叩齒而神存觀容而心惕折回邪于未萌援正直于弗植遷善遠罪

民不逾德固罪所以昭刑政之助乎乃為詩以永故事銘曰紫微巍、帝清穆若有人兮樹玄靈長劔陸離佩蒼玉手提

天闕履地軸挽捨無光虫九伏下與濁世掃氣毒却邪輔正清九牧我民敬事勿敢瀆有赫其宇鎮南服瓊芳升堂車擊

穀歲時胙之人戩穀蛟鱷遁兮虎豹逐風雨時兮年穀熟于萬年兮荷天祿與之游兮世義警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國家混一區宇玄風淳化如肇開闢

聖天子慈儉無為于其上大臣清靜寧一于其下中外小大之臣有忠無僿禮樂刑政之具有舉無斁斯民熙々然齒髮太古飲哺自然是故老氏之教昭晰而日尊初唐開元時追崇老子詔天下置開元宮杭州刺史陸彥恭即城北隅以基以構乾符五年戊戌巢寇犯城酒雨弗降遂燬越五十有九年是為清泰三年吳越文穆三復新而廣之介成之三元大師夏隱言銘載之節度掌書記林鼎主之經文大德師樊德隆也建宋景德中改為景德觀乾興初寧海軍節度使俞承福拓舊剏新棟宇凡四百間前進士陳戩寔記其事更建炎官事草剏宮亦遷改靡定嘉泰初詔呂嘉三即改建即在泰和坊秘書省之左右成復賜額開元并奉闕伯之神大洞法師張君寔再經始紹定辛卯燬尋詔有司闡大宗正故址更建度道士十有四人仍撥賜田地蕩為頃七十有九有奇至

元十三年

朝廷置行中書省于杭以鎮南服即舊秘書省為治越十有五年辛卯災宮亦燬外宰購拓基新垣宇越明年住持董君德時遂置故駙馬都尉楊氏宅為宮在城北清湖之西又明年有旨賜堊書護持命翰林承旨闕公復作銘詩以紀之元貞二年丙申陳君天錫奉

旨位持寔嗣董君董君之時今住持王君壽衍貳宮事大德四年庚子奉

晉王旨主宮席不就八年特拜

宣命以靈妙真常崇教法師住持提點仍賜

堊書護持給尚方五品印光華震赫遂甲諸方故凡宮之役董初剏而未完陳欲繼而不遂靈妙式克成之規宏事舉教立道行窳陽之墀玉宸之闕景命有新明離有昨柔祇岳立

圓靈漢統霧集沉水之芬風落鈞天之韻登壇朝夕之士列  
佩維百倏然高居之在人世也若夫雲房星序園池花竹天  
鶴來庭雲水四集其列仙之游館欵于是老子之祠闕伯之  
奉歷世有虔亦傲乎其人而後昌乎夫老子之道先天地而  
固存後天地而不悖鑿之五千言所以憂世立教言君道曰  
無為堯舜之所以為君言臣道曰有為禹稷之所以為臣周  
流六虛出入古始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三功伯力之所  
以衰不顯之以為著不泯之以為博而深涉天人之故其文  
王之易箕子之疇欵故樓觀之飾起自穆王而有唐以來宮  
觀由之而盛也夫然則優游琳館安坐而食高談皇道盛述  
帝德修身而玄冲存神而貞一獨不足以仰禪治道乎遂為  
之銘曰  
道非有始非無始憂世立言尊老氏開元有詔杭刺史貝闢

珠宮聳城市劫灰酒灑東風靡化人幾見蓬萊水

皇元區宇一文軌慈儉無為萬國理秦苑秋深千柱峙金闕

寮、開雉尾

上帝高居百神止紫衣翩、有道士漱滌玄風搖玉齒高談

道德五千首對揚至化天萬里

天書畫下玉局筆呵被岳祇走瀆鬼吳山蒼、浙水渺下蟄

蛟蜃上虎兕大道流行民俗羨皞、熙、遠九紀甘雨時兮祥

風起百穀成兮廩億種萬億年兮壽

天子

平章政事賽典赤榮祿公世美之碑

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  
事賽典赤榮祿公既蒞政之歲父子有一月  
朝廷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三

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京及時而振發之一  
府愕眙曰凡海運歲必以夏至為期風力高競其乃有濟今  
風東北行大海洋鼓颿沂流能有濟乎公曰  
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猶已之道承  
命以行其必有濟公遂湧往募羣艘列海步下量運駕發必  
誠必信海伴子來起碇之日公詣海神祠下躬其牲牽陳俎  
豆與神誓言一不煩有司于是公還省坐堂上迨四月二十  
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春運米五十五萬石有奇以曰  
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懽然相賀曰平章公之力也于是掾  
史請記其事公曰毋吾寧貪天之功乎先是江淮財賦府初  
立朝廷以不得人為慮屢形國論迨公陞辭曰  
太皇太后臨遣之曰江淮財賦厥有會府汝寔領之公銜旨  
而來凡歲入有程分庀羣司一以不擾辦登校半歲之輸凡

三十三萬定人心始安國論用息

太皇太后賜織室錦襖太官上尊用寵嘉之蓋公涉歷明本  
心定知大体勤小物宜有以自植于外垣之右及嘗聞公行  
事其在福建行省也重建泉州興化兩郡廟學王宮齋廬棟  
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畝以充贍之而士有教養焉建泉州  
等路橋梁凡六所曰金鷄曰南臺曰相額曰營頭曰下輦曰  
金溪石梁板屋連駕海濤飛甍傑棟平跨虹霓而人無病涉  
焉築興化莆田國清海塘為田以給民之無產者一千家種  
之築屋三十間以授貧民之無歸者居之其在江浙行省也  
適歲大飢沿門疫且死乃置藥材命醫工家至戶視以濟疾  
病全活者多流亡之民父母有不顧其子拋棄在道公收養  
之左饋右粥以治其生迨力能還家聽之收糴客米五百石  
助有司以濟飢民運糴財賦府米一十萬石下半估以接民

食迹是二十餘役凡費鈔若干萬一捐已幣曾不吝焉且  
國家調度有程官無公帑四方賓客無以奉私覲公在福建  
則舉鈔三百定給宣慰司公在江浙則舉鈔五百定給本省  
五百定給財賦府俾規運其贏以備餼卒庸非涉歷明本心  
定知大体勤小物者能之乎然公亦不自以為賢也一則曰  
吾貞簡公之所教也一則曰吾忠懿公之所訓也蓋貞簡公  
出際休運于藩于宣備竭忠力初雲南臣附莫究化理公往  
撫治喻以教化曉以格律教以耕賦安以室廬而後雲南始  
治凡西北一邊近沾遠被無異中土公之力為多雲南地邪  
而民尚鬼凡築土一尺則死者旋踵公告戒之俾斲土者日  
以闡嗣是凡築大基建大屋恬然以熙公去之日家冶金鑄  
公像事之如神明矧惟忠懿公扶翼  
丕基芟夷草昧

神机睿笑是贊是毗

皇帝嘉之賜姓寶典赤

國體民宜是規是度去思死慕恩在罔極孝敏公培仁積善  
敬忌天明鍾美弗彰篤生賢猷夫

一代之具必有與立之臣而天生明哲夫豈偶然哉

成宗皇帝詔用卹典以昭前人先貞簡公以平章政事薨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相封岐國公謚貞簡是為考妣  
岐國夫人忠懿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  
封雍國公謚忠懿是為祖考妣雍國夫人孝敏公追贈崇進  
封雲中郡公謚孝敏是為曾祖考妣雲中郡夫人三世寵章  
輝在泉壤

朝廷重恩何以報乎士林竊聞在漢萬石君家父子兄弟相  
繼卿相子孫列貴十有三人唯以醇謹聞金日磾身輔大政

子孫嗣侯七世侍中唯以忠孝著固未有若貞簡公父子忠節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流芳無窮世濟厥美如此其盛也今崇祿公深浚之厚積之宜益蕃而昌益熾而大羣從一門玉帶裘馬揚休

天朝前拜後恭而誥、孫子鸞翔鶴峙勲業百世未有既也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此之謂乎士林不肖無似獨不幸得文名然終不以困故一登公卿之門公溫然下士進而與之言曰子文善叙事幸為我述之將以遺我子孫明日世謀行事寔來不敢辭乃銘曰于赫

皇元肇基立極世祖龍興統有九域厥有賢位以勵以翼士馬之衆孰啓于征神机之速孰贊于成是生忠懿允忠允誠有政斯舉有謀斯承乃錫宗姓曰賽典赤匪私于公以彰有德栢、貞簡象

賢惟明父子大政相時升平瞻彼雲南家有鑄像歲時必祝人泣惠養允也孝敏西域宗仰

詔有卹典三世封壤維 崇祿公與受孚慶昆弟一門玉立斯盛公心兢、維忠與敬厥聞斯馨邦有善政明、在上我祖在下無忝厥脩以翼中夏忠則有君孝則有親凡爾孫子視此刻文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鳳林大禪師示寂于上都路至元寺于時夜半四衆俱集師問侍者曉鐘鳴不侍者曰未須更鐘鳴師書偈已道珍重竟逝天香滿室七日不散茶毗五色舍利 火中出門人弟子爭持奉為顆三百餘各建塔彰德珍事其異年十八出家僧臘四十有四凡落髮為弟子者六百四十八人智祐師為之首凡授三歸五戒者五萬餘人

國夫人老壽司徒為之首凡修水陸佛事一十八會所飯僧  
八十六萬人師諱福演生河間康氏母氏李有身時白光統  
舍戶及生果穎異弱不好弄不引味食慈仁孝友殆類成人  
讀書日誦千言瞭然古今人物成敗痛自感觸至絕粒不食  
遂祝髮于吳福寺父母不能奪其志受信具辯公習四分律  
方厲專默終揖于深盡得天台賢者之旨常精進故跌坐不  
卧人稱為演菩薩一日豁然悟曰言語文字豈究竟事乎乃  
走太原北師巖習定安居者四年往真定叅安國賢禪師復  
依柏庭如瑀山湛三泉和三尊宿晚入筠菴冲公之室直接  
臨濟為世代孫萬行具廷教法盛行  
世祖皇帝在御詔師為彰德路天寧寺住持尋恭奉  
聖旨上都慶安寺作千佛大會法雲布日慧雨馳風獲大殊  
利至元辛巳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以納鉢地隸蕩陰者益寺之制俾建舍  
利寶塔以鎮之丙戌塔成瞻者生信禮者去慳輦金以來厖  
合猥附于是叔法堂闢文室廊楹塔級有覺且崇示寂之旦  
復以其事與道盡付智祐夫大雄氏以道為岸以覺為海以  
慈為航惟室諸有故人印俱涉漸車帷裳憚在未濟得既濟  
故冥行獨往所適滿意通矣哉演公之為道乎

帝王至尊信賞其學元臣碩貴宗習其風故幢蓋所覆作大  
道場雨花所集無增上慢非有道者能之乎惟不有諸已故  
已不孤惟不滯諸物故物自至凡聞師之道能無覺乎是宜  
銘之曰

師之學為世大覺維筠菴卒獲維臨濟不獲師之道空津直  
造維

天子是召維元臣是好維施不殖維精進不息維師之德維



塔在空維樓閣重、維師之功鬼神泣其通遠近沐其風維  
弟子駕其宗維舍利是封山川無旁尚有考蕩陰之南東將  
母侈甬碑之豐

杭州路純真觀記

都城之東有觀曰純真承宣使入內都知鄧公惟善捨宅建  
也至元十七年冬沖真崇正大師杭州路道教提點宗陽宮  
住持都監杜道堅被  
聖書東還凡杭之宗陽純真若湖之昇元報德寔護持之蓋  
自宋咸淳初築宗陽昭瑞之宮于杭于越鄧公董成焉庚午  
乃作道院延杜君以訪道書曰純真至元丙子遂以宅為觀  
以田為資即純真以名之公亦棄事入道更名道恕是為明  
道崇正大師長子卜人師逢新次子中舍人逢明更名德新  
德明亦入道仍禮公為師二十年間優游玄默之化吐納道

德之華時未嘗不神游鈞天也鄧公可謂聞道者欤德新既  
逝公亦化去德明遂主觀事凡鄧氏所施隸觀之田以他故  
盡鬻民庶其在崑山之惠安者主黃氏未幾黃氏德一亦棄  
家入觀為徒作而曰鄧以已產為施我以鄧施為產非嗇乎  
遂即所售田復施入觀為畝七百九十八歲登米為石四百  
一十九今視咸為則定二百三十五錄教事者以聞教所俾  
以崇正大師貳觀事于是觀復有養求余文為記余聞內侍  
之貴知保晚節而不昧者吾得二人焉其一則鹿泉劉公其  
一則元菴鄧公劉當思陵驅馳之餘人且言祿而卒恬退非  
達欵鄧嘗車書混同之日人且新貴而卒勇退非貞欵百五  
六十年前後相望人謂宮庭之巨蔽富貴而不聞道茲非誣  
欵若黃氏者既有鄧田復慕鄧之為金而歸之以身弘道亦  
非達者不能也皆宜書後之人尚有徵云

上虞縣明德觀記

明德觀在上虞縣之東舊為楊莫王故宅。有宋茂陵璇宮之瑞子孫不敢有其居改築三清閣以鎮之寔嘉定壬午歲也屬茂陵晚年倚成內政故優假為特厚乃命冲和先生劉道楫繇三茅寧壽觀寔來金冠象簡主管閣事中使傳宣時賜召見出內帑金錢白銀醮具撥公田若干頃先生儉素自將寵教一不拜歲度道士一人冲素大師白雲郭元逸其嗣也冲素平姿曼特嘗侍劉冲和見上載廣闕庭奉勅披戴綠章清曉禹步玄霄羽儀瓊宅者也凡六傳凝妙觀復真常大師丁義堅當至元甲申之歲始改閣為觀請名天師真人界今額仍度弟子丁禮常衍甲乙之傳大德庚子七月鞠為劫灰歸然一閣在瓦礫東南隅而冲素羽像鬢髮不焦神氣宛然凝妙驚且拜曰吾道固未墜乎于是左經右營

建自楊氏楊氏未蝕先源給事賢入度材維碩庀工維良乃奉瓊閣即南嚮傑視舊制高揖刻青環以宮廬歲月斯構鍾磬之編琅璈之步威儀風行洞章晝落森羅乎朱衣絳節之來下也縹緲乎川靈瀆后之在廷也夫上虞在丹山赤水之西北太極感祥寶經斯授劉樊之老樹猶存伯陽之九井未竭劉郭二翁游戲道鄉恢張玄教即富貴之地化清淨之居卒使其子若孫拓成觀事以昭示神道之教使民知遷善遠罪之歸庸非有道者乎凝妙狀本末請予文不得辭若隸觀之田為畝一百三十有五山為畝一百七十有四地為畝一十有九有司免租入在常住別有籍茲不書

清江縣玉泉山靈峯院記

溯大江而西入番禺湖過洪都又西為臨江附而邑是曰清江繇大庾嶺沿江而東九十有九折其山曰閣皂山其下曰

古封溪有曰玉泉山則閻皂之友也靈峯隆然佛廬鎮之蓋  
慈化院僧嗣杓所建也慈化在宜春寔惟寂感真覺禪師行  
道之地禪師為南泉古佛凡大江東西度事十九故嗣杓由  
慈化來清江以慧力攝施勸者趨焉清江故為邑舟車之所  
湊商賈之所歸金銀銅錫之所聚犀象翡翠丹砂天雄芝朮  
之所藏號稱富饒故施者出金繒視錙銖而杓之成有稽矣  
推輪于宋咸淳壬申庭楹且完而篔簹如歸于鉢市至而食  
者飽去兵戍南下而甬杓拮据之力蕩入蹂躪迨四海為一  
杓益勵終誓大拓初基檀施日來堵制日廣殿堂門廡樓閣  
輪藏之壯像設儀衛旛華經梵鐘鯨鼓鷲之飾如地湧藏泄  
具大莊嚴樹浮屠三層級天外雲水四集香積為林禪房花  
竹夾以池館繚以垣墻寺乃倉庾院之規始完而杓逝矣且  
逝語其徒妙慧曰吾以大事因緣出世而香華幢蓋成此道

場甬其甲乙繩承吾法子孫勿替引之妙慧不敢忘凡杓之  
志且成而未竟者有加惟謹由妙慧而特建者則毗盧殿也  
凡大佛寶殿凡大法寶殿凡鯨音樓以木石成者相其役則  
其徒了一暨真乘也凡大士像凡阿羅漢像凡大鐘在縣以  
金鑄者相其役則其徒行深暨了一也其旦施且護為方外  
勝友則蒼山黃憲葉圃劉珙香節黃鑑也妙慧曰是不可不  
記遂以狀來余惟先王盛時御庠遂序而綱常之教行故禮  
樂刑政人趨化之夫雄氏者出教法東流而井田之事適廢  
造物平施之力亦旁夫人富貴利欲之心熾矣于是梵唄之  
音布滿城廓聚落晨鐘夕鼓所以大揭大成住壞空之道以  
聲之而人猶未始悟也則大金碧之觀在壯麗固未可議  
其為嚴且侈也然杓之誓力以眇綿成慧之規守以弘謹遂  
而了一真乘行深之徒復以丕協孚志人謂大雄氏之學無

体用精粗為世出世法是固其立教之初旨而非喻乎今之所現也謂佛法之日趨吾不信固不誣也嗚呼夫人礼樂刑政之身食利祿有民人而碩鼠伐檀之詩作可愧也已遂為之記

### 通玄觀記

通玄觀在吳興計籌山白石頂尊師杜道堅所建也師有道之士薊丘李衍吳興趙孟頫金華胡長孺寔與之游執弟子礼余最晚大德十年春正月師與余御風披雪行白日洞天由瓊秀上長真登通玄觀，有老子祠以辛文子鉞葛真人玄配東有宴坐堂，之南東有師考妣祠西有覽古樓師坐樓中予擊玉磬賦返招仙辭清風遠韻飄然有出人間世遊上古之意師指余曰子知所旨名乎初漢真人玄之生也自然道士支道紀訪其父曰通玄真人生汝家玄既道成計籌

山中人未喻也至唐開元時徐靈府註辛鉞書十二篇玄宗謚鉞文子乃始封通玄真人豈其微乎宋咸淳庚午予遨遊其中若有玄契遂買山力事畚築越六年應召北覲又六年被旨東還恩報上恩乃命其徒薛志亨執斧斤以從薙蓬薙前荆棘清泉發嘉石出躄者踞者窒者孽者損置平理班道就列蔭以松杉庇以棟宇名曰披雲菴山之上為礼斗壇下得煉丹穴，有葛真人之鼎其容數十斗其重數十百斤又得石室所藏辛鉞十二篇與徐靈府所進者同且菴之成既久蔬有圃飯有田于是拓菴為觀，成遂即通玄名之于時夜半雪漸，入窓戶既罷而睡雞初鳴紅日東出白雪在山瓊林瑤樹玉宇琨臺宛然在目師曰此非渾玉境界乎即之不可見，之不可即非幻乎子方有妻子事後三十年期子于此吾司馬子微陶貞白望子矣然為我記之余曰謔

夫道為天地之始天地為人之始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居山川之勝而有之則人為之始也前乎辛鉞山之始乎始也後乎杜堅觀之始乎始也中乎葛玄通玄之始乎始也曰吾師之弟子云者又記之所由始也師相視而笑于是乎記

天清宮記

夫人稟天地之性負陰陽之姿莫不有清靜貞一之道是故處子綽約水雪肌膚神人似之猶足以召和氣而致豐年矧一念之烈却算纓而不事嗜山林其如飴有子丈夫之所不能為亦可嘉已在宋寶祐冲靖大師賜紫沈師謙築菴于錢唐縣靈峯橋之南以庇修真之徒恭定公盧府君寔資施之始改作請于朝賜額曰夫清宮未幾恭定公薨師謙之徒真靜大師羅道清通微大師胡常淨相與講曰居靜而守冲學道者事也今額在奉常而棟宇弗稱豈恭定公志乎乃景定

三年壬戌闢基築畫堵制請于恭定公之子御帶公原深慨然曰吾先君志也其可以弗成乎凡楮樟杉栝之儲瓴甍礪礪之用丹碧髹堊之供委輸畢具越二年殿堂樓閣廊廡山門方丈之居齋庖之宇像設幢蓋香華之飾鐘鼓之建如地湧天設又明年師謙未克朝夕于新營而羽化矣其徒真妙大師沈元勝寔嗣之御帶公復曰居有序而食無田不可也且施田為畝四百五十而強山為畝三百而少于是星堦月殿之下雲窓霧閣之間玉珮珊、籤笈整、不知瑤池翠水之在人世也今住山端靜凝和大師胡正寧乃作而曰勦業不易事也守成豈易為乎吾甲乙純承為第二傳宮事本末不托文以紀金石何以示我後人遂以狀來余惟錢唐繁麗之區富貴浮雲榮華飄風而清淨貞一之學山林處子之姿有其地而規拓之有其人而世守之知道遠識之士復能究

心遊逸父子承式以弘可久之施迴視鈞天清曉人世夢  
回觸溷濁而不羞馳恒心而俱化事或有稽矣遂樂為之記

西山接待院記

西山接待院在諸暨州銀木山之陽釋大山恢公建也初公  
受信具州之大雄寺之耆碩曰德尚師曰惠孚師皆公所  
嚴事二師嘗退即銀木之地勗精廬焉以受四方之行鉢然  
規制淺窄衆志莫容二師終以是囑公期必斥大而有傳也  
公既道行江浙住名山三十年公坐人天座中舌慧風起教  
思泉流凡堂下之履會者嘗百千人而公之志則退抑弗怡  
也且曰吾舍孔子之道為大雄氏徒如水中月水流月淨波  
波不昧水落月空影俱滅獨奈何忘吾銀木山之托乎予  
是出資刺輸心識崇庠拓峙削峻築平斬林出虛發石溥碧  
為門為廡為廩庫為庖漏中為堂前為殿後為方丈之居旁

挾雲房花竹罔不崇嚴廣敞侈繪明飾歲入田貳頃度其徒  
若干人誓以甲乙繩承有引勿替凡雲包雨笠南趨闕海北  
走淮江暘漿斷扉其志如歸他日揮手龍象却身幢蓋一瓶  
一鉢笑傲銀木諸峯問信江湖衲子稽首現前調御且歌且  
詠以鼓舞吾法之威傾不樂狀其事求文于余夫賢智之  
業必以善繼為有承道義之士每以恬退為至樂况釋氏之  
徒乎然而超然三界之身本無方所本無去來以諸叢林即  
一銀木以一銀木即諸叢林何者為繼何者為退乎公道方  
行振衣而江海景從卓錫而草木風動今志在銀木抱而歸  
之如雲出山雨澤散布随机活足神功收歛還諸膚寸之地  
則是院之勗公其能無情乎公方姓名道恢白雲處士千之  
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一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二

杭州路崇福院藏經閣記

崇福院在杭州城北門之北良渚之南宋淳熙乙亥建也蓋杭為東南巨鎮市巷碁列廬井蟻附車運馬馳不厭旦夜北行三十里始有良渚之曠紛華既遠馳騁亦休泛茗水上天目此為西東佛廬巍然坐攝羣寂則弘嚴象教亦固其所景定庚申前住山壽滔初建無量壽佛寶閣穆陵書以寵之中奉四大部經天龍森列扶衛有嚴幢蓋香華雲烟披郁今住山師學弘持先志飾美緣中外之居小大之宇凡皆葺而新之具足梵典五千四十八卷經左右南向律論東向西向疏鈔北向崇以華龕聯絡窓牖寶函象軸五采彰施炳々乎秩秩乎有不貽雙林日巧之勝而法輪流轉具不退因于是者舊僧師秀德廣德虛與凡協力緣信之徒相與謀曰是不可

不記遂以狀來余惟釋氏之道無隱顯精粗洪纖高下性具圓心之本了而非言語文字所能載亦非言語文字所不載如星辰河漢歷垂布而風雨晦冥一毫不爽如枝條花葉種新好而雪霜根柢一芽不蝕是故佛滅度後五百餘載四十二章之旨流入中土又千有餘載五千四十八卷始具而經律論之宗分矣夫道豈不漓乎然萬目睽諸安靡而病得醫而渡得筏而暗得燈道之漓民之厚也今國家以繙閱布慈仁塔寺以莊嚴奉福利而心惟口誦之士等證妙覺道豈果漓乎哉師學師以信廣緣以智弘果識通經藏之先意嚴梵相之外慈仁之布于是乎廣福利之奉于是乎嚴等證妙覺于是乎在夫然則道豈果漓乎哉遂樂為之記

思遠亭記

古者大司徒本俗之政曰族墳墓大夫掌凡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使皆有私地域以容居相親藏相望也凡人之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服盡而情未以衰矧若堂若坊左昭右穆以族以位曠百世不能泯也逮至後世士或游或仕或轉徙因陪有不能追崇其先封以息東西南北之嘆則松楸之奠奉在別子雨露之感敬在補宗矣此高氏思遠亭所由作也高氏自北燕中書令諱秦至魏州別駕諱象可攷者若干世自魏州葬有莘逮先府君諱政八世瑩大小左右望邑冢土是守子若孫更數百年幸不以故去桑梓歲時上丘壠奉魚菽且酒醪且灌且徹戚單以陳長幼以叙酒清肉乾百拜不憚時獨且無思乎夫人父子事具凡庶富且教之道非一日積也清淑之氣行邁以厚去民且士去士且祿又豈獨一日之故乎蓋行遠汲者浚九仞伐遠揚者繫百圍夫忘未之思耳



于是子思孝臣思忠弟思悌婦思順而後家思肥國思理前承不愧後紹無忤思其容有怠乎不然孳孳之入利在朝夕嘆之奉樂以妻孳賢不肖且異思矣登是亭者能無愧乎高氏子昇侍其父世顯從事江浙漕計與予遊命記不敢辭

頭陀福地甘露泉記

昭文館大學士雪菴李公溥光以翰墨之過行釋氏之學儒名而墨行者乎大德二年有旨來南闡揚教事推輪湖山葛嶺之西大興棟宇以聚其徒既而正智通辯禪師空菴焦公溥照寔來都提點江南諸路築室佛殿之右鑿山泉出色白味甘飲者神醒如獲醍醐于是雪菴李公大書曰甘露泉余觀天目之山東南行為錢唐勝狀其浸四湖水流入城郭為井為渠脂澤清之黑潦纏之千緘提携萬竈煖煮能使飲者內熱歌舞之童乾沒之兒幻

弄一世雖達者有不得而却飲冰為惟泉水之行地中時出礎巖之穴其涵者為冷泉湧者為玉泉裂石而發者為六一泉甃石而斲者為參寥泉皆清涼甘美為高人釋子之所飲汲况此泉之發于卓錫者乎夫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為治世有道之瑞漢晉以來猶屢言之自大和磔裂神液不行使斯民不復夢唐虞之化則醴泉甘露何自而出哉方今淳風流布朔南暨漸灌沐之民淪浹至化溢為和氣散為豐年則此泉之發宜不知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是宜書

春暉堂記

青社王伯章為桐廬之三年既歸乃築春暉之堂于東牟之上志養也始伯章游京師名在玉堂之署太夫人在堂不得朝夕視飽蜜奉溫清仕雖榮不樂也既為桐廬道千里而遠不敢以跋涉勞故遺其親然爵以尊奉祿以養慈伯章雖有離

憂母志樂也政成且歸僮迎稚候具綵衣然後入太夫人坐  
堂上問桐廬所為政厯、可道山川人物凡而選勝蹈奇怡  
煩宅暇友賢而尚德也陳說母誼太夫人欣、喜見顏色曰  
吾有子也于是堂若干楹阼足以奉升降庭足以容拜趨環  
堂之外植萱成翠柳影在戶伯章日券鞫奉食上食下問所  
與乃退家評室語整、熙、熙為春陽草薰木潤鳥下魚出  
羣兒洛誦大埴小箎眾婦擊絲左絲右悅温乎其為和也天  
人莫不知受其親也如履霜冰至思襲芳暄如冥行霧中思  
步清旭爵祿妻子不能移也然知愛其親則思持其身道美  
之考叔或忤于爭車搯臂之曾孫或貳于投杼何也夫陶侃  
雖賢已慙奉鮓曹成雖智終愧擁魚是故擇無過之地蹈永  
譽之寔以求君子之歸不敢輒肆人事以為己累者義不自  
贖以為親憂也夫然故雍穆滿門室有暇日雖子從事毋倚

問天亦樂也况將奉板輿以賦歸田乎伯章屬記不敢辭

諸暨州壽聖院觀音殿記

天地之大生物之衆而水旱有不常歲也是故禱于社稷禱  
于山川為

國家常典然靡神不宗之日而佛菩薩之教行蓋佛菩薩以  
慈悲為心有誓願力或化身以示應或尋声而赴感利澤在  
生民不可誣也西山壽聖院在諸暨州之陽崇奉觀音大士  
慈感之蹟水旱之祈一雲所雨一雨所潤民以占年在宋咸  
淳辛未之歲夏大旱官若民禱雨不應行者樓可欽嘆曰歲  
旱無禾民且死矣吾能獨愛吾身乎乃絕粒不食且拜且祈  
大士前期七日不雨誓以身自焚迨期不少悔御父老為之  
奔走失容可欽左手奉槃水右手執燈炷入坐積薪中火起  
果自焚熾光未滅疾風四起大雨隨注秋賴以成縣狀其寔

于部使者眉山家公為文以祭之曰殺身成仁子丈夫之烈也况佛弟子乎命立祠之于是大士之道愈彰而卓行之跡不可泯也時大山道恢師往來家林嘗白其事且欲廣殿宇以尊像設伴卓行之祠隸焉迨四海為一講學諸方始克捐資剝建山門翼西廡具庖福而院之規日廣矣既領杭之與福遷松江之延慶乃命其徒曰元亮曰一燈曰法雷慕眾緣建寶殿經始大德辛丑以壬寅二月成中嚴寶陀勝境奉大士尊像旁立樓行者祠而師之志則酬矣大德十有一年冬過延慶丈室明年是為至大元年兩年之間浙以東以旱特聞而越為甚民無食流且死者以萬計師為予言樓可欽之事為之抵掌以泣嗚呼使可欽而有民人社稷之責能不愛其身以全活浙東之民則大士之澤豈為罪歲吝哉師狀建殿本末求余文固宜書俾後之知師者為匪徒崇嚴佛事

而已遂樂為之記

餘姚州建福院記

州西北行三十里其山曰大小何山其浸汝仇湖又東北行有院曰建福雲川暎帶始名刹也其地無城郭車馬之煩故深以寂無丘陵崖石之勝故平以虛喧靜兩忘萬法不漏初院曰天香創于梁天監毀于隋大業周顯德二年始復建改曰天華宋大中祥符改覺朗曰今額則崇寧二年也乾道癸亥燬寶祐丙辰又燬何創之難而成之不易也于是甲乙之徒相與誅曰當吾世而失寧宇獨究竟事乎既而浴室以惟在成僧堂以智寂成彌陀淨土之居法堂廡序縣金藏寶方丈之室廢者與圯者理人咸視其力書于棟以有徵也獨前後寶殿規模特壯猶俟蒞施時授經師方坐鹿苑山中出中瓶之剝輸以心識斷美材礱密石金碧眩奇有覺且麗自成

淳丙寅迨壬申凡九載而績成大德八年春師之法嗣孫為  
隱始克求記于余：聞如來氏以成住壞空示法天下而宮  
室制度日壯日廣獨非其徒之侈乎然嚴其居所所以尊其道  
侈其可已乎夫以道為徒故其教為不替以法為子孫故其  
志為有承吾觀建福之役且創且廢而荐更而再燬衆方有  
為乃卒大遂于經師之手固豈其數乎六其人之為也視起  
人世以富貴種子孫百年乃有傳而復何人而成住壞空之  
道願乃有常如是獨無愧乎是宜書

謹齋記

上虞劉恢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其翁畿漕公無恙時  
書其配名之義以為世訓養明再拜不敢忘據其語以題所  
居之室曰謹齋他日過之延予謹齋之下坐其席有子敬之  
羶焉閱其架有鄴侯之軸焉彷彿乎齋之外荒園廢沼一花

一石猶有平泉之舊焉養明晉衣冠進退語嘿有古君子之  
風且曰恢不肖早失先人其游于世且日惕也故出不越鄉  
鄰游不越庠序而周旋酬酢不越兄弟姻族然猶慮天矢集  
乎其躬也獨奈何忘吾先子言乎子其記之以昭夫先訓也  
余曰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今夫車闌五  
返之朝以行大都通邑之中吾知其不折足也上大行歷九  
疑其有不戒者乎今夫舟乘安擊空一息千里吾知其不失  
楫也下瞿唐出三峽其有不兢者乎慎在事先知受其福事  
至而慎營之不足謹乎謹乎鬼神不能渝而况人乎請以是  
刻之

吳氏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築堂番易壽標山之陽榜曰晚香志養也初李  
生敏卓神氣以靈其親壽標翁寔奇之俾習老子之道且曰

卓夔禹稷治足以為經孔曾思孟經足以為治方今天下寧  
一明哲輩生躬行古人莫非治以為經之學而非爾所企也  
無已老子乎老子之道因澹泊無華與時消息至矣小子行  
之季乃退着道士衣冠侍大宗師于

朝垂二十年入承清閣出侍屬車所以默贊

聖治一本玄默之化至矣哉歲時由教事道出番易境上歸  
覲二親壽櫟翁方左圖右書以脩孔孟之道飲酒賦詩以樂  
堯舜之治夫人理閭內眾婦槃絲以從伯氏守門戶用譽諸  
孫駸以文學名世而成季之婦也凡尚方錫賚歸遺庭下  
中朝之房兩院之儒所以寵光歌詠照暎橐中季紫衣象簡  
問安否外躬奉觴上壽愉色婉容進退有禮壽櫟翁喜曰此  
清時賜也于是堂若干楹庭足以容拜趨足以奉升降堂  
之中鶴髮垂左扶右掖于壺于觴以琴以瑟堂之外黃華

鮮秋氣為潔以燕以壽于采于楨壽櫟翁亦安且榮矣於  
是遂即晚香名之既成五年成季命其姪善自京師萬里求  
記于余惟達人之識與時而為流行人子之情養志以為  
容悅矧當天地溥風內布清氣獨行善察生意者每于此乎  
覘之而有黃者華風露高潔達人君子所寄情焉異哉壽櫟  
翁之為達也以道怡時以志存晚故命其季自詘于老子安  
榮之植生自無華高潔之姿出于澹泊故命其堂有取于老  
圃進不悖于芳妍退有遺于久遠壽櫟翁可謂與時流行而  
成季可謂養志容悅者矣于是乎記

冰雪相看堂記

玄教吳尊師即崇真萬壽宮之右築室三間載網載繆西南  
其戶土榻陶春石煤種燠四方賓客宴坐其中題曰冰雪相  
看凡京師之名能賦者咸文之紀之既又命其姪編修君來

錢唐致辭于余曰余生大江東以道際  
聖朝苗京師二十年每歲大明北陸之日一氣磅礴萬象冲  
玄固嘗乘廣莫之風行玄枵之野而太始嵌空之姿坤元馴  
致之跡飛舞凌空峻嶒抱澤值物班象日川賦形神矣至矣  
是乃神遊崑崙之上左俯玉樹右拾琪花翠水無波瑤池一  
色歌浮黎之章聽鈞天之樂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  
也然而造者為化、者為造相尋于無窮而未始相離也是  
故堅至之日妙入流形瀝、之中洞在見睨義文不能畫周  
孔不能辭固與之相入于環中于是言非吹也而吹者之有  
言接非構也而構者之方接不凝也而屢遷毋莫也而敦化  
則夫冰雪之觀豈非吾玄牝之門而谷神之妙與楊子有云  
觀雷觀火為盈為寔抑何見之晚耶予聞而憮然驚曰藐姑  
射之山有人焉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非子耶遂即其語

為之記

上虞劉氏順寧卷記

越上虞北西二十里有山曰蘭苧大江縈之蜿蜒之氣盛而  
不泄故回薄紆鬱左右旋引而立而阜而峯而屏若斬若連  
或起或仆是不一狀其尤紆鬱而聳列者為楊家尖脊豎股  
行右薄白馬湖勢曲抱縈舞有龜蛇旁折之勝其山自南東  
大查羅巖來者雄峙崇赴至楊溪而夷遠行清流疇坡既行  
抵阜星分外列平翠于是楊尖之下寔為劉君伯壽終老之  
卜初劉氏三世祖瑩揆形度宜眾以為不協晚遇僧普昭繇  
奉化長汀而來發書筮之曰有倫有脊白羊踏、鳴雞跖、  
玉兔抑、劉載其夕遂以指南決之林岫安奇土壤膚潤若  
神授風造時先嬪戴氏卒遂葬焉且旁為繭室以俟終歲乃  
築樓三間其東扁曰順寧求余文記之余惟天地之造陰陽

之凝乃有肖貌而命曰人君臣師友以寵淑之道德仁義以擴充之即事就業隨行建言弘百世而不為疾者此身也耶然而旦夜消息之相乘舟壑負載之莫測有不能一息為遽廬刺、戀者人耳人耳也耶是故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順吾順寧吾寧鬼神不能乘也伯壽其達矣夫大德八年十有二月伯壽嘗與余坐筍輿乘北風度孝聞嶺過楊尖之山登覽終日坐語揆卜之故且指余曰此將廬焉廬成子記之余曰諾今別三年廬果成求記益力遂不辭

福生堂記

河澗牛仲濟以醫道游公卿間遇余于越與余相好也見所已治病如神迎致之車無虛日所得金錢樂施不餘余固自悔余業之不精也然嘗為余言醫非世不承、非師不廣、非心不通始余及事大父前榮祿公以醫名于時禁傳秘授

少習之矣猶慮其未廣也游四方事其師李奉訓君左右周旋日奉賤事如是者十年始盡得其道故凡視人疾也人與己一已與元氣一是以疾無隱情而藥無妄試然至于族每見其難為始予入疾者之家怵然為懼目且熒之息且平之神且營之得其疾以其疾然後視提囊有成劑探而授之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而後語有流津箴有神來心其容少肆乎遂疾常愈余聞曰譖疾者聖人之所慎也而托之醫、猶夫人也必也使無疾乎以神游其微以知脩其著世也者言其家也師也者言其傳也心也者神明之舍也必思以攝之則志慮持一吉祥來游語為靈草木為聖仲濟其庶矣乎今將築室鯨川門不拒疾榜其堂曰福生求余文為記余曰持此心也福其有不生乎請刻諸石

松鄉記

出奉化市郭東南行數百步有松蜿蜒如龍頭角瓜體具蓋數百年物也或曰一州之秀盡鍾此松故多名儒而少顯宦又東南行二十里萬山蒼然風雨歲寒不改節色西接華頂雲南東引金峨太白兩溪如帶無榎楠樟梓雜植人號其地為松林鄉唐開元中析鄆為十九鄉時所名遠更為八鄉亦不輒易南入海為鮎埼亭蓋鄉之斗絕處余家其下聚居亦數百指祖父墳墓又宅鄉之高燥地遂兀守故書誓死從無出鄉意大德二年秋部使者完顏公行即懇問出處題之為松鄉人竊自念士生田里間具聰明識道理非獨父兄之積亦清淑之氣偶然在人飲其泉之甘衣食其土之所自出以長養耳目既壯有事四方知天地之大江海之廣問釣游于某水某丘之下則已不樂道矣仕而遂不遂而客且遊去鄉里益遠則視鄉里益薄猶有鬼神亦何樂孕育靈秀于

爾輩哉故材智不接世而裕詩書亦及身而衰前有賢哲亦可覩已余志不出里閭名不在江海守其鄉也固宜安能薄視草木愧仰日星求不為懷土之人欵至若雪霜之年風雨之夕日與二三子披雲烟攬蒼翠飲食與居窮達與謀大夫之却不為傲腹中之生不為誣松乎予乎求所以無愧于爾鄉之人乎則其庶乎無負部使者之知也遂書以為記

淨香亭記

世言愛嗜竹者唯晉王子猷不可一日無也蓋此君洞然有忘物之姿而直節蒼蒼為傲時之植故寄情離世者嗜為宜至論杜子美善嗜竹則人不謂然始細之句清圓靜好與竹寫真夫六天涯流落之餘寄情離世于竹為真知而世弗察也固嘗論子猷仕而放者也故心與竹會山陰雪夜之舟西山爽氣之笏竹不能戾其達也若子美非聖于詩者



欬心清而聞入日息而視來故神與竹遇有不能翳其清也是故有子猷之嗜無子美之知雖日與竹狎猶夫人也不然則竹與境忘會且移矣荅祿氏宅宛丘之陽蹈幽接雅嗜竹尤甚其寄情欬讀書好古以道富貴其離世欬于是築亭竹間扁曰淨香日与竹對虛心守默直節凌高亦貌知行而已若夫碧雨吹晴籟風度遠心清目息神与竹游釋氏示悟之机聞思之境其在尔乎清陰在門好客當席有曰仕如子猷曰竹善嗜詩如子美曰竹真知固當不為辭屈

婺州路浦江縣真常道院記

婺須女之墟僊華山在婺浦泊川石穎麗吞沐玄風岩棲谷隱之士築削其中兀為珍宅真常在僊華之下闔郭無譁藩林自敬澄素葆和大師方無隅實創始之初無隅以清卓之姿早竭人事既為黃冠師遂判其局道教事青山白雲心在

故梓乃營乃卜得趙氏居夥矣沈、交手贊施基甍既崇棟宇既凌乃清乃被施以丹碧複寢為宮周榮為序幢蓋之植沉檀之芬霧冥岳峙雲車風馬來宇來庭茹煉之侶鉢麻夜流枕吹畫集前藍官州教授吳幼敏寔割先疇以奉常入無隅之志始單矣夫人身游漠濔之初沐被自然之化故出玄入妙宜多老氏之徒而萬目睽、遊毅日殆山林之士往而不返願將安所歸乎是故廓清淨之學以求無為嚴神道之教以示脩省天真与游怕性允保亦世教之所不得無而道院之所由成也陳君公舉提舉江浙儒學以無隅狀來俾記其事不敢辭

蕭山縣慧明菴記

金華樓慧達築屋蕭山縣之陽畬構厥考嚴事佛居以受色人繫念之徒道唱予漿重趺予靡呼庚癸者予食飲以規以

誓或以基築或以木石或以土田施者乃來遂成一方精廬  
平章紫微史公題其扁曰慧明至元十八年也大德九年春  
余猶子愔讀書是邑以其狀來求文人固有具冠巾有妻子  
不墮四肢之敏出租賦奉公上口誦寂滅之書以與人為善  
之婦果在斯予乎余聞莊生化蝶之喻髑髏之言然後知如  
來淨土之樂宜有不誣也此劉遺民陶元亮所以日從事廬  
山中以姑遺此世也然遠公之教既行人無貧賤愚智一趨  
于違抑現其徒以義相合以礼自防其于飲食也忘生殺之  
机鬼神也無諂賂之禱平時以智相營以力相奉遠行者家  
必有歸授記者死不倍去此菴之所由成而予言之不得弛  
也遂為之書

江浙行省春運海糧記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

事賽典赤榮祿公既蒞政之歲冬十有一月

朝廷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二  
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京及時而振發之咨  
有平章政事榮祿公實董視焉一府愕眙曰凡海道歲運必  
以夏至為期風力高競其乃有濟今風東北行飄一日起大  
海中漫爛不見踪跡舟控御失所則碎破沈溺患在目前能  
有濟乎公曰

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由已之道承命以行其必  
有濟公遂勇往而海道萬戶恩公某日聽指畫乃度乃籌凡  
募舟大小凡四百餘榜舟之徒凡四萬餘凡費募傭錢為定  
五萬七千瘦人告嚴量概必平不浮病官不損耗入以三月  
二十有一日起碇于吳之嘉定刘家港而恩寔部之部有千  
夫長從其翼先起碇之日公詣海神天妃宮躬具牲牽陳俎

豆与神誓言曰海漕之運我國家萬世之利也春運之役其  
昉自今凡在人事者予既克盡之矣大海洋則有明神之  
責也毋狂而風毋冥而霧毋剝而暗嶼浮焦毋滯而涸水露  
磧禪遂善達以充國儲神亦与有賴焉禱已明日大歌小謳  
干櫓俱發民氣以增江海明概于是公還省坐堂上迨四月  
二十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米五十五萬石有奇以四  
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懽然賀曰平章公之力也于是椽史  
請記其事公曰毋吾寧貪天之功乎據史咸曰是必記以著  
始也而屬文于余謂天地之間惟海為鉅色括運轉與天  
同流是故浩洋泛濫九州之外自剡舟剡楫之世不能  
一日通也昔在帝堯都冀州日四方貢漕之道各因其舟楫  
之便而達焉故島夷之貢夾古碣石而入而青州之貢自汶  
達而入揚州之貢自江海達而入載在禹貢然猶不可攷也

堂、天朝色括海外而東南漕運之利起自古揚州大海  
之濱而達于古青州之海屈折碣石之南西而京漕之道通  
矣大舶如山狂波為陸浮游天地之際萬里一席可指日達  
也然而大海之運六月一息舟人必以為占而南外之船相  
銜而動故每歲海漕之運亦有待而後發乎今以三月起運  
而旬有數日之間銜尾而達公不失期私不耗落夫亦天彰  
榮祿公之德故為之返風以濟也猶有鬼神其可欺乎後之  
言春運海糧者自今始于是乎記

曹氏捨田記

吾聞佛菩薩之道如水中月而清瑩無取之淵光明委照上  
下通徹無有障礙若華亭曹氏與佛有緣心相印有開必  
先茲非其徵欤超果寺在今松江府治之南西寔白衣大士  
瑞光示現之地眾敬超湊慈感如觀事有吉凶禍福其頌百

三十置籤以下之諦信之歸者亦多矣昔帥幹曹公某以子孫奮構之重卜乃後紹識言其度吉有遠歎今宣慰副使勉齋公夢災日事精祈幾有先見至元三十一年以事禱至孚龔吉告無易辭至大元年以疾禱識復示之父子歡榮且期七月事有寵遂及期習卜亦不易也事下果然先是沃州光輝師住山日嘗迎大士小像行化公疇昔之夜夢白衣人求見纓絡珊、云自超果寺來明日臨門公益悚然夫大士之于曹氏何影響相示若是耶于是公嚴事日萬凡道場幢蓋之地法食雙轉之輪屢施不倦自大德五年迄九年施財若干貫米若干石田若干蕩若干畝今住持北山文勝師以所施田歲入五百畝補齋粥二百畝備修建百畝舉期懺且歲以正月集千僧誦經典因將彰大士之道後曹氏之施而久之也求文以紀其事夫惟三屯九箬之道有鬼神焉所以示

也近世有籤卜尊像設以示昭事識言辭以明吉凶猶絲頌之流也曹氏父子以積善聞其鄉邦其始卜也固知遭遇昌時在此死矣及宣慰公之貴也紫衣照坐小心翼、今九十翁矣儉而有度富而有整、熙、室無妄祈其心固與佛菩薩合一誠交通百感孚應猶耳提之面命之也是則措封殖之入和可久之施以崇嚴佛事俾菩薩之道益大彰明而子孫之有繩承德業之有出處動于此乎卜之則精神志慮清瑩無瑕上下通徹豈徒為福田利益計哉于是乎記

余山報恩院記

馬跡揚州之地三江入震澤定中為吳松江潞為澱湖播為三泖山自西南來越三百里清淑之氣盛而不發將趨海而窮壘、陰起出平疇廣野中若斷而浮若連而伏其峯有九焉在華亭西北自華亭為陸氏封壤山增而秀可第而名之

其一日余氏之山有寺曰報恩院僧紹瞿承其祖佛慧玄辯  
大師建也初大師說法住世時首居華亭之崇壽未幾遷南  
廣福既又被旨住持延慶教寺講席風生學者景附垂三十  
年嘗泛舟余山之下徘徊登覽曰是不可以建法幢乎于是  
與其徒紹瞿謀買山築精廬其上將終老焉然規制弗廣念  
無以稱嚴事也乃出資剝乃輸心識拓幽平削竒峭斬木出  
虛壘石通峻且經營之明年有旨住持杭之南天竺崇恩演  
福教寺大師振衣出山畫以其事囑紹瞿成之崇之闢之有  
殿有堂跋之翼之有樓有閣三門兩廡十笏之居齋庖廩藏  
井福之宇幢蓋鐘鼓之飾髹漆丹碧之采天龍迴環法象昭  
布紹瞿之力日殫而大師之志則酬矣且曰剎源吾師也剎  
之報恩吾受經地也即是額以標存之所以示不忘也瞿等  
勉之紹瞿受命不敢忘既奉法旨尋又欽奉

聖旨命紹瞿寔住持之俾以乙承甲流度其徒而世守焉夫  
金仙氏之道本以孝敬為先以蓄植種德然後超入空以安  
詣上果是故大報恩七篇昭如日星然而空無蕩瀟之論出  
則析分義以為高卻情寔以為達或不知其道而回違其書  
謂超然三界之表而所尊不得而企之也謂廓然萬法之林  
而所遂不得而操之也茲非誣歟吾觀紹瞿事大師數十年  
凡大師之所以事剎源者則既聞之矣今持以事吾大師也  
宜將日勵而不怠慈恩之報表裏相謀比遠中應固宜示規  
接武有引勿替且以洗空無蕩瀟之愧使皆知孝敬之歸則  
是院之建也豈徒為莊嚴像法而已哉遂樂為之記

松江府華嚴院記

釋氏之教在天下幢蓋之所樹立鐘鼓之所宣揚龍象山立  
不以為侈棟宇星分不以為泰蓋御庠遂序之事廢而尊君

親上之心迂善改過之地民知有歸焉有政化者不得而弛也華藏院在今松江府治之西超果在其南竹林在其東龍湫在其西九峯纍纍北引而赴其後金碧爭輝梵唄互谷可謂盛矣至大元年冬余客華亭因過華藏之院自山門兩廡寶殿珠閣中外之居小大之宇輪奐一新種種嚴飾儼然化城寶坊之在人世也少則一老僧出迎曰住山從得也遂相與登千佛之閣坐方丈之室徘徊久之起為我言曰從得越之南明人也少受業華藏寺負笈掖峯習天台尊者教宋咸淳甲戌侍其師因叟法師來雲間今三十年久矣嘗蚤夜以思曰古之人有去其鄉者即其弛擔之地以名其山川以繫雲嵐草木之思今老矣得一丘以寄吾道則吾志也至元己丑龔氏以宅一區售予因草創之而規模猶未稱也歲壬辰既主余山之普照廢者具地者理又七年而歸歲庚子始克

廣而新之予手拮据予口蓄租六云勞矣今像設儀衛幢蓋香華有經四大部熏誦之士集焉有田若干畝齋粥之須具焉如是又十年而始成既成遂即華藏名之而華藏之在南明者揭其山門資其緣力亦所不敢忘也明日以狀來乞文夫人與天地並立苟其道不足以知人其業不足以世守則亦泯然生死去來而已耳從得釋氏徒也使日談空樂在寂滅羸形毀體抱其初而去之亦云其教固然也而乃積銖累寸以成一方始構使負笈之游不失其固受經之旧不忘其初非有志之士乎嗚呼彼習孔子之道而游宦終身桑梓之陰越在度外視師果何如也嗣是而吳者尚克紹而大之則師之業為有傳而師之道為不墜矣于是乎記

吳聖寺重修寶塔記

吳聖寺在今松江府治之東南漢乾祐五年鎮東軍張司空

捨宅建也寺三門之外甃石梁其南步石梁而西有塔屹立如空中住其高若干丈九層四面崇峙而方縱廣正等宋熙寧元祐間賜紫沙門希介與如訥如禮協力建置歲且久甃瓦頽蝕丹堊剝落四方瞻仰或怠或橫至元二十有一年僧行高竭囊鉢之入嘗葺而新之大德四年行高逝而清裕主之明年七月颶風大作塔不得完立上而相輪下而欄楯掣入空中墮擲如棄故頽蝕而葺者不以剝落而新者不以具矣裕乃嘆曰當吾世而塔廢之不可也乃出資剝為倡眾緣駢來甃瓦泥土車運舟輸甃補加密椽栱欄檻雲擁星附莊校益精雙珠七輪棟其危金繩寶鐸懸其觚九疊崔嵬千燈周匝丹梯上通白蜃外飾中分佛如來坐層立菩薩神天殊特妙好視創始為有光既成鈴鐸揚聲山河倒影神光千尺曉夜發露戍守之士瞻拜失容可謂偉矣余惟古聖王之

治天下也布治象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所以示教化而民知向方也今佛氏之宮設寶塔於闡域之外飾諸佛像崇示萬目使樂善者趨焉非其意欤然而佛住世時而從地涌出遂分多寶之坐佛滅度後而為供舍利甃阿育之藏是固神通願力之所致也夫以塔身山立巍然萬物之表崇善避惡揭迷塗而有歸使表正欲從之心一以破邪見稠林之惑慈非政化者之助乎清裕師有精進心為殊勝事一塔之成豈易為力哉遂樂為之記

#### 四聖延祥觀碑銘

北極中天之尊左右前後有矣有靈尚矣故四聖之奉著於隋唐蓋招搖在上天帝之居四衛所領威德為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與運立極著見之跡昭在人世是故歷代慶事之典唯道家為最嚴宋建隆初置紫極觀於汴奉四聖也逮

紹興十三年置四聖延祥觀於杭初顯仁太后奉四聖惟謹  
思陵南渡顯仁北歸行幸湖山神光靈響若有玄契遂出金  
錢內帑命漕臣董成崇立觀宇以昭報事越七年賜今額撥  
賜田地山蕩隸杭蘇湖潤棧若干頃命左右街都道錄彭君  
德淳寔開山翼以瑞真館延棲真之士多幽人韻客寄跡其  
間有林處士之風至元十三年立教大宗師真人張君留孫  
出除風雲入覲道行眷隆築崇真萬壽宮于京師留侍闕庭  
十八年有旨命主延祥凡觀之役一以舊祠祇事二十有二  
年有以慧力掩真入者主之觀之徒雲萍東西無所於寄事  
聞于朝大德元年有旨江浙行省檄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  
于俾與四聖延祥觀凡田地山蕩舊隸觀者復籍入於是大  
宗師際遇日久効事忠勞乃命提點吳君全即左右經度且  
囑杜君道聖孫君益謙吳君存真寔規畫之完有倣載日理

歲入植材庀工惟崇惟良首營棟宇恪事祈祝八年三清殿  
成明年四聖殿成若門廡樓閣齋堂庖廩以次成千楹柱立  
萬栢藻附靈脩扶其崇轟象緯瞰乎飛瓊儼然瓊輪玉蓋之  
來下也赫然金矛玄纛之前陳也奎書護持雲漢疊見玄教  
指歸川岳景從于是觀之規日崇且闢矣然觀之遷襲有數  
事之振起維人不有廢者其能異乎夫國家以祈天永命為  
嚴事以神道設教為丕圖况威神福德所以環拱中天上翊  
北極為國重鎮為民鉅依昭事敢不虔乎乃為銘詩以紀福  
庭銘曰

中天之居帝九重招搖在上紫極穹帥垣四列帝曰庸威神  
福德鎮域中于民有芬國有功  
奎書畫下青玉驄棟宇日闢疆東戡千柱臨天宗真人  
上界大道崇二三祇事恪以公神靈監觀明且聰時暘雨若



年穀豐永作神典  
帝業隆于萬億年承皇風

東平杜氏種德堂記

往時杜先生善甫以道游齊魯客武惠公之門時中原甫定  
公方握重權為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磋磨琢之德善謹不  
言之道衛人所以美武公者武惠公有焉則先生善甫之行  
其道也故東平稱杜氏凡譜杜曲而系東平者皆名其胤壽  
康老人則先生之胤而武惠公之老也作堂于平陰之原名  
曰善、既而改曰種德其孫楨以其伯氏朴之言來楨與余  
游以稔其祖父伯氏之賢乃告之曰莫非天下易生之物也  
而種之、道惟其人故一年之計在穀十年之計在木夫穀  
之計敏于人而命于天木之計敏于地而命于人命于天者  
水旱沴之螟蟻疠之命于人者牛羊踐之斧斤尋之不以水

旱螟蟻情吾年者穀常豐不以牛羊斧斤厄吾故者材常足  
是故周于穀者食飲之沃施子孫周于材者棟宇之蔽達城  
社夫人之種于德也何独不然是故以孝悌忠信為根柢以  
禮義廉恥為莖夷蘊崇其始枝葉庇于家其久連雲匝于里  
族而後沃之以孔孟之道華之以詩書之辭于是為楹為杙  
世以材聞似杵似臼机與天人入吾儕小人不能以食自藝  
况能以材自克又况能以德自邁乎聞壽康老人封植之風而  
朴與楨也華且沃之為藝則楹與杙之求百世未有已也于  
是乎記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二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三

承事郎柳惠考妣墓誌銘

承事郎柳惠貳奉化州事三年且婦將以大德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考妣于某州某縣某鄉之原墨而謂諸州民任士林以告曰某不天生二歲而孤侍母氏洪之鹿邑凌氏凌氏愛如已出伴冒其姓者三十年母氏病且沒慟哭以語曰爾河東柳氏子也曾祖考居商水今有其族爾父年未四十輦財沙河之潞河溢知不可免乃以髮挂車上卒溺屍遂不流予號哭七日得其屍迄瘞于商水之南門爾嗷、在疚予思不能以嬰兒存仲氏日至未止人之側予嚙指以誓不貳逮兵震山東殺氣蔽野予抱爾以泣曰天乎不惠我孤寡使圖存乎時凌氏居元帥郝公麾下母子賴以苟活今天不乏柳氏祀俾爾有事進我死爾其復柳氏姓且啟南門之瘞以仕

予骨溝而合諸墓不然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重渝也柳氏其謂我何於是母子哭失聲而屬纊不起矣嗚呼痛哉某乃行哭商水求故族拜吾父南門瘞中既辟門南江浙省椽乞改姓柳氏今已考滿入仕為七品且貳民社其敢忘吾母言乎嗚呼以不肖孤累吾母大節以存聖善之德皇天寔存使柳氏祀不墜死同穴以明初心婦道之至隱人子之至痛子其憐而賜之銘予聞而悲曰異哉人事之愛乎春秋書事以示懲君子原情而要禮昔宋范文正公養朱氏祥符八年以朱說上第且登朝始復范氏姓宗姑之奉事考妣如一柳氏之志視范氏無越予不得而辨銘之曰嗚呼父也卒不得其命也嗚呼子也壯不知其姓也母也天也全其孤以為貞也溝而合諸墓也范朱說氏以為徵也示人子之痛也尚於此乎訂也

鄭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鄭氏濮州觀城縣東谷墮人年十六適同縣皇甫瑞是為皇甫氏家婦至元六年初籍戶為軍南戍襄陽皇甫君在行中夫人泣別願功業自愛妾在勿以親老為憂也夫人髮曲局不膏沐躬勞苦事舅姑晨省夕定禮如良人稻梁魚鴈必其必恭管蒯蚕絲以詒以肄退則締繭緼蜜繼平熨遠將屯戍不爽寒暑舅姑歲時每嘆曰嗟予子使不與行役之懷而婦力也逮十有一年移戍京口且從事府帥家問至舅姑坐堂上召夫人語曰而夫身在軍旅遂參畫諾是婦未有日也爾以壯年得配未有嗣息爾其往雖有離憂吾志樂也且叔娣良遂命仲氏以夫人行夫人至軍中昇抑以和樛縈有度良人言咲有如信誓未幾姑劉氏卒夫人以舅命召還而子曾師生既以師曾見事舅如姑在益恭及師曾六歲夫人

教讀書早夜戒曰南成遠汝父不得朝夕子視爾其勤學不  
負汝也迨師曾年十有一而皇甫居在杭召師曾侍由是母  
子相望數千里外夫人以子存止不可知病或屢月而師曾  
亦念母氏之獨白濮也大德三年春師曾授徒為養六年冬  
迎夫人來子母相依總數年爾而夫人以沒哀哉夫人生於  
丙午八月二十六日大德九年十月二日卒於錢唐客舍享  
年六十男一即師曾也女一大姐適同縣王氏孫男二杭州  
驢重喜孫女一嬌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于濮州觀城  
縣東社楊疇之原附姑兆也且葬其良人皇甫君語其子師  
曾曰而母事舅姑盡婦道事余盡妻道其教汝也盡母道敬  
戒之節獨何愧也而余之愧獨何由乎今爾事母無日而事  
余長也獨無悲乎蒼者天果孰為之哀乎師曾泣不敢忘  
狀夫人之行以求銘于余感母子之情著夫婦之義乃為

之銘曰

行役勞兮我思其閔尊章具兮我力其瘁子讀兮書我教其  
遂胡不百年兮以永中棄人有母兮父憐之獨使令子兮終  
身其悲全以事父矣揚名以為期庶幾有慰矣母氏之思

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

余汴人也不及聞汴父兄往往行乘二百年至元十七年始識  
汴張好德于杭讀書好古退讓有礼固知汴父兄之教未衰  
也然夢寐故鄉躅躅餘息居游固相好也余為召為夏官入  
直集賢出貳濟南罷歸復擢羅州既又聯師儒于外十數年  
間靡有定役好德才一相益筮事不仕在陋巷情未嘗一日  
去余大德九年冬十月乃再拜致辭于余曰先君沒江南且  
返葬于汴然不得銘墓上重念先君操行侔古人當天下廣  
大不屑以仕為意獨以詩書禮樂之舊散落江南以車笠故

來終不以游故辱言色是固識超於人也而忍沒吾先君乎  
余聞而哀之曰是固余責也好德兄事余若翁即吾翁死而  
潛之豈情也耶君諱謙字子讓世居上谷完顏氏既涉河以  
遷遂為汴人大父某業修躬行尤長老莊故不樂仕進父某  
以貲入為宣武將軍佩銀符鎮防行營都統君生兵末魁梧  
有志行孝親弟長履人所難都統府君既沒女弟四人少長  
笄嫁婦奩用將事一望族而奮而構稱在鄉黨晚游江南歷  
聘遺落屬續之日戒好德曰地廣超煩苟得易患爾其慎之  
言畢而逝君生於戊戌歲十一月某甲子至元二十二年十  
月某甲子卒于錢唐客舍得年四十有八聚高氏中書省參  
議明之妹男三人即好德次好義好善女四人榮適曹希古  
錦適王氏鸞適行臺中丞程某子仲綿適吳氏孫男三人松  
居雪居椿居女四人鳳適劉世昌雪適徐氏餘尚幼好德以

君卒之歲十二月某甲子奉柩歸葬汴南薰門外龍岡祖墓  
之原越二十年吳興趙孟頫為之銘曰  
惟不競也孝友以為政也惟不貲也命義以為貞也懷散也  
也乃南適也死邊卜也惟汴食也彼肯畬也苗則碩也穫在  
桎也報夏也

臨淮府君王公墓誌銘

府君姓王氏諱庭玉字國寶保定路清苑縣人其先完顏氏  
也高祖太保公四子諱三賢仕金河間路兵馬都總管苗譯  
是為曾祖考祖考諱苗幹不仕考諱安住授懷遠大將軍安  
州刺史歲戊寅臣附尋始譯姓改名安生子璧次府君也府  
君生有機略習兵書識吏事仁厚其天性也在蔡國張公軍  
中以材勇聞己未從攻鄂州最陞亳州萬戶府長負首領官  
事蔡公終始一節屈小就大蔡公終念之凡幕府籌畫必聽

無遷事成敗勝負如龜卜數計至元九年遷河南路統軍司知  
事授勅牒成淮蔡壁寨樊成光化凡應机出奇功不在諸將  
下軍儲措置士有餘餉從賈統軍詣關賜衣襖鞍轡弓箭銀  
鈔有差改遷招討司經歷佩銀符從兵南渡自丁家洲與宋  
孫虎臣遇克之追之龍江磯獲南舟二校自稱太平州帳下  
持守臣蠟書諸軍前軍中欲殺人于貨府君力爭之曰是絕  
筮迎之心也明日大軍臨其城民以不降死寃哉况大功未  
成無以示信乃以二校見受檄而還太平乃獲全民至今祠  
之丞相由是知府君兵至宜宣撫之府君曰某少兵間少中  
曰建康新附民未知政宜宣撫之府君曰某少兵間莫民事  
固謝不能丞相曰好勾當退幕府曰簽事公丞相意也遂受  
檄克江東路宣撫司簽事時元帥唆都左丞廉公以軍興事  
殷凡即政小大府君理之流者集附者歸一郡按堵溧陽既

下行伍間有係累良民婦子為虜者府君出其屬還之十四  
年宣授建康路總管府治中丞相曰王治中吾府帥師也民  
其理矣十五年陞朝列大夫招信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佩虎  
符招信尋改臨淮仍舊任佩金符時丞相方解兵政聞之咨  
中書省俾仍佩虎符府君固讓於是首崇教化新廟學治官  
廨飾使館勸農桑勵風俗整如師律洽如父兄初淮盜起暴  
甚俄二男子飲酒臨淮兵家軍伍張喜踪跡之乃命錄事徐  
霆逮捕果呂文景吉二其魁也盡獲其黨一百七十六人殺  
人二百餘情得中書省以聞戮者七十人淮內以治先錄司  
李哇之道臨淮過泗州吏誣哇獄既具省府以府君廉明命  
讞之府君得其事出之哇得不死御史大夫相威奏江南廉  
能官五十人府君在中改授連海州等處屯田總管先是上  
屯田策者偽以墾荒為言官給鈔市牛耕實未嘗有牛也年

輸皮給市教謂以勞死田未嘗收而牛教市無已也府居不  
忍欺實白之人或誣公不治

世祖皇帝素聞公長者不報府君遂去官居亳築亭曰養志  
築堂曰樂善凡清時大儒改樞鉅公以年老歸其鄉及仕而  
未擢日賦詩飲酒優游杖履相適也詩書以課子孫耕植以  
治生理於是府君老矣大德二年六月某甲子卒于亳州寓  
舍遂殯焉享年七十有五生於甲寅歲六月某甲子娶同郡  
魏氏錄事之長女先府君十五年卒于高郵官舍歸葬清苑  
縣中陽村祖塋之右子二人長曰源侍官建康以卒次淳以  
父澤授保義校尉杭州寺處檢校大使女二人長適江東道  
肅政廉訪司錄歷與屯復次適管軍總把慶都却某孫女二  
長在室次適江南浙西道簽肅政廉訪司事焦昉孫謙孫男  
一可道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合葬先夫人之墓淳以狀

請銘于句章任士林嗚呼完顏氏止且百年子孫散落卒無  
善人忠在

朝廷澤在民社人何獨不然願余乃得銘墓上淳寔知予子  
可道又從予學銘宜無辭為也遂為銘曰  
以仁厚為兵乃強以仁厚為政乃成以仁厚為家子孫其  
有承匪府君之松抑國之慶過者式焉以視此銘

慶元路道錄陳君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月六日太極靈妙弘教法師陳君自上  
都還京師曰

聖天子當御山川鬼神其底寧矣吾豈復游人間世乎越十  
有一日遂化于北門之新店其徒陳世素聞訃至與呂震亨  
會治終事至大元年集賢院奏以其徒乘驛奉柩還葬家山  
先是教主三真人追念陳君身侍闈庭十有七年際遇三朝

寵渥至矣凡尚方錫賚一不以私其徒惟授經舊地以乙承  
甲志死不渝震亨從京師最久必承無以易迨奏聞震亨泣  
以別三真人且諭之曰死哀生榮在此行也震亨三泣不敢  
忘明日拜璽書震亨寔副陳君世素遂狀陳君之行請銘于  
句章任士林曰師諱可復字復心雷谷其號也世為慶元路  
定海縣人曾祖考祖考皆自吉德不世耀師丰姿夔特神  
氣以靈年十四從觀妙葆真先生陳君與真游乃着道士衣  
冠觀妙寔師內觀先生王君師詮內觀役召鬼神名震一時  
觀妙出單傳道行江浙至有十有四年  
世祖皇帝遣使召見未幾示化師行喪盡弟子禮不越已乃  
退習天人性命之學復從先天道山先生林君某方外五年  
遂盡得太極諸家之蘊於是內外境融出入天造而呵持龍  
集寂在雷聲矣二十有五年夏戊子即大旱吏禱不應時中

書左丞公旬宣浙東行即率長吏迎師即府署禹步斗圻  
與轟影火挾令符大雨隨注既而定海長吏迎師禮有加叱  
咤之下白龍翔空乃大雷電以雨明年己丑夏邑象山以早  
特聞迎師如定海長吏請益師一詣壇上雨輒作乃下與吏  
僚佐登樓舉兩約曰酒起雨止雨果如約不爽所至民吏鼓  
舞香花幢蓋泣迎歌送仰為神人又明年庚寅有旨尋訪高  
道浙西道都提點董君德特首以師應聘越二年壬辰春三  
月賜見尋扈從大駕上都夏五月西至灤陽灤陽旱逾月不  
雨有旨西行祈禱師奏曰臣壇在轂下西方當自沾足明日  
西土以雨聞有旨西土既雨宜令上都滿盈師遂奉槃血盟  
諸天神立表下漏日中大雨上都果滿盈逾西都又明日  
上將幸龍岡旦暴風大作揚沙走石清蹕慮無命師止之師  
嚙劍一揮風恬以息上大悅賜織室紫絨且給大官牲具以



祭嗣是比風雪兩賜禳必免禱必應比祝釐聖躬必習吉由  
是天眷日深師冲澹素定便蕃恩寵亟拜輒施無餘也逮事  
成宗皇帝一德格天斐忱屢著具不一書甲午有旨慶元路  
悟真觀住持提點大德元年丁酉春考府君沒于家師號慕  
欲絕即上奏乞歸治喪事上賜金帛且遣使館伴以行秋復  
入觀天顏溫勞之某年某遂拜宣命慶元路道錄玄妙觀住  
持提點玄妙即舊天慶觀也中陳眷揭之餘且荐更主持規  
制一廢師首出賜金且戒祇事者以歲入搏常度三清寶殿  
興建一新凡棟宇之役有舉無弛教門實嘉之甲乙之傳遂  
定有歸奏聞寔為本觀開山師生於宋某年某月年若干弟  
子道士二其一陳世素慶元路道判其一呂震享慶元路道  
錄其授受雷法最著今玄教嗣師搃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  
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君其人也次則大都崇真萬

壽宮提點孫益謙夏文泳寧國路道路松天仁饒州路道錄  
董處謙温州路道錄危有成慶元路道判麻文行世素等將  
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葬于某縣某鄉之原嗚呼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神道之教苟可以上裨燮理朝廷每優假烏凡  
師之功宜在史氏願余乃得銘墓上師實知余銘固不得辭  
也銘曰  
功之云云乃有鬼神雷風山澤與元吾真匪曰致役有精惟  
純是贊燮理出入天人允也陳君矯白雲叱咤之妙澤在  
生民天子曰嘉寵渥日新有齊必施以侈上仁與天為徒  
罔厚厥身珎庭家山有巖子孫其神已遷其道則存千載之  
下視則刻文

故奉直大夫趙公墓誌文

奉直大夫趙公既葬之二十有二年其孤繼祖狀其歷官行

事乞銘于句章任士林刻石墓上按狀公諱諒字潤之世居景州東光縣仲薛里今為寧津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璋仕金為定遠大將軍佩銀符歷懷州都軍指揮使金法七品官子試即令史公遂習吏事未試會兵與河朔事定補寧津縣吏公識度宏遠動中事機朝廷初簽軍民間戶十點二公白長吏曰河北初定人心危疑衆未可動也下舍召募願者克之不旬日得軍數百人寧津以安既而以寧津為分地俾縣擇文吏明達者一人克軍府參佐令以公應遂為軍事參謀數畫奇策出入江漢之間所獲生口全活甚衆陞為天下斷事官經歷中統元年應詔陳言條聞利害宰相奇之為益都路七司縣勸農官時山東弄兵民俗悍戾仕者憚之公受命以行民買犢趨耕力本知勸尋罷勸農官公亦罷明年濟南平山東二路轉運廉訪使司保公為提領凌州諸軍與

魯事凌州西迫御河人仰水利公歛八有差貧富不侵百姓德之俄遷濱棣路諸軍與魯總管府經歷會併濱棣入濟南公亦去職至元二年宣授奉直大夫太皇寺提舉河渡同初沿邊馬乘憧人並緣盜以資敵故自潼關順陳而下設八提舉司以誠以察公申今日嚴伺察日密舟無警棹馬無逸匹凡南謀潛乘奸民造偽一無以隱其迹迨襄陽久壘凶卒盜騎獲無幸貸軍前餉運戰艦鏜伏輸無後期論功渡江之後公宜為多然整暇素定雅歌自適作遠波亭于太皇寺西營日與碩儒大老騷人墨客賦詩飲酒而申傲司察之政不廢也在政十有二年以至元十三年二月四日卒于官至元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歸葬于寧津縣東孟里先府君之墓兆公生於丙子年二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娶翹氏生子五人長曰榮祖將仕郎臨淮府宣課提舉司知事仲曰顯祖季曰

繼祖進義副尉平江路長洲縣主簿女八人皆適名族其二側室牛氏自孫男五人思忠以公蔭汶上縣稅務大使思賢思誠俱浙江行省宣使其二幼未仕孫女九人七已嫁二在室曾孫男四人卓兒鎖兒定兒萬奴曾孫女六人在幼遂為銘曰

卓：趙公惟時之傑審机為精燭事為哲兩河之間：不容髮天子命公以詢公察盜騎逸卒為奸為黠號令既明河流活：渡江論公功豈為劣天或嗇之在政而沒有勞不來有潛未發尚瞻後人勗爾名閥

經歷阮公墓誌銘

余客錢唐久與河北學者游行已廣隅私竊聞之至語養親有曰阮子貞其人時子貞以文無害坐省幕其親經歷公方無恙晨與問安否退命婦子具甘旨日必易味且賢奉嬉遊

以適其意晚歸視杖履在堂則則喜且拜問所歷躬奉寢定然後去如是歲不懈也余甚敬之大德八年春余為上虞文學掾而子貞則為邑長於斯遂拜其親遺像中嘗語余曰余祿不及親非終身之痛乎又嘗謂余而泣曰余有民社而親在客土其寧乎然不得銘無以歸葬子幸知我銘在子矣乃狀世出行事以請余不得辭公諱某姓阮氏字某世陳留人曾祖父某祖父某龍居順天府以積善聞父某當金止時跋涉兵間遷滿城縣買田邢家莊力生務本委心分義正直不撓鄉人化之卒無仕進意壽六十二以終男四人曰亨曰裕曰瑞公其長也公生敏悟讀書輒識大體迨飾為吏事確不越矩府史書勞遂專案牘尋遷知事方今朝廷定銓衡張武烈公時鎮大名檄公元幕以庶幹稱履赴省部白事必得請乃歸武烈誓曰苟居中進用必毋忘爾賢陞順天路工匠府

經歷仍權府事燕南部使者行郡廉其善以聞將俾真授會  
時更化卒拜勅命管勾新興鹽場終不就武烈公江南功成  
上薰勞公名在剡中力謝曰身不與事而罔功得級吾誰欺  
乃益自歛損闕有光華蓋當天天下廣大人材捷出吾寧與爭  
超乎遂盡室南遷樂錢唐湖山之勝曰是足以佚吾老矣里  
中故人多江南重官日過門問起居公泊如也公天性簡冲  
學力超定故仕止有道期不辱志功利滿眼逝不求多晚年  
遨遊江南悟養天粹朱衣象笏子仕亦遂天其未雷公乎公  
亦一笑而去不返也公生於甲申歲六月某甲子大德六年  
壬寅歲八月某甲子卒於錢唐客舍壽七十有九娶同郡王  
氏先公二十八年卒男二人長惟貞承事郎上虞縣尹子貞  
其字也次某海鹽州稅務副使女一適同郡劉氏孫男四人  
長堦鉉山州稅務都監次珪次璧從余學次未名孫女五人

長適蘭谿州站提領同郡呂繼祖次適同郡王鉉次適高節  
書院山長同郡李敬次適福建道宣慰司令史南宮王某次  
未嫁曾男孫一曾女孫一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葬于保  
定路滿城縣邢家莊之先堂遵志也句章任士林為之銘  
曰

衆馳則遠我控牽兮衆涉方喧我回箴兮仕以黻身不求達  
兮罔功得級畏明罰兮公庭子有天未嗇兮其澗既深將就  
獲兮視此銘章世有獲兮

孝子錢府君墓誌銘

大德八年春句章任士林既職教事于古虞氏之邦友人錢  
真卿狀其先府君之行泣以告曰真卿不肖先君以至孝聞  
將銘其事以為世訓也特此志二十有六年行遠而重吾親  
其在子也夫遂相持以泣曰哀哉人子之情乎余走人間十

八年不忍以所不樂故遺其親懼潛行之日泯也子乃樂余遺耶府君諱與祖字固材錢氏自忠懿王始居開封禮賢宅無為府君景瑞君曾祖也閩州府君壽之居弋陽君祖也父節遂家上虞從沙隨程氏學館雍國虞公之孫曾守富川以盡室行而府君生、有異夢少類成人長事三山陳九達與溫陵張時可辨析理學為畏友事親孝奉母氏尤謹疾二年不愈醫藥且匱膚體不惜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葬白鳥千百集墓不上二大雀巡行墓旁卒百日而後去人以為至孝所感夫孝為行本君蹈其本凡所修慎信可嘉已惜其業之不昌也生於宋嘉定癸酉十一月某甲子卒于至元己卯十一月某甲子享年六十有七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永豐鄉鳳凰山之原娶申屠氏子男二淳真卿女二適邢應博嚴漢弼孫男

二德晉德明孫女四銘曰  
不昌于理而昌于孝匪孝不昌視白鳥之翔過者式焉孝子之藏

夫人費氏墓誌銘

錢唐張澤之端而好修博而嗜文擇交當世不苟希合從周應奉趙集賢游詩法書法以精造聞而又樂與余追尋古作者聲氣日鏘磨未置也顧予在隱約宜無以翼起之使蚤有譽於時也大德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澤之齊襄滕行謁余西湖之上曰澤之不天母氏終矣日月且葬大人謂澤之曰余途行日迫半九十矣卒不幸失爾母而余在爾固不得久於哀為也爾情而余奪之爾重哀也必求先生銘俾以狀來請無諱銘夫人姓費氏諱某同郡安溪人也曾祖某祖某隱德不著父某仕宋承節即監安吉州酒稅母唐氏夫人生柔

淑性穎悟摠角擊悅在父母側誦論語孟子知大義學李夫人書習九宮筭學既事張氏肖孫龜勉有相敬戒不違日上堂奉舅姑飴蜜承歡乃退定省溫靖禮加良人迨侍疾不渝勞劇弗良履行不憚也既歿且葬良人廬墓上三年家政日舉弗弛賴以終孝歲時蒸嘗必潔必敬宗姻協比戚單以愉至若口齒日繁伏臘日其一不以累其良人而鄰里遺問瓊李無虛致也賓朋過從觴豆未有餘也堂無尊章而姆媪不內接也宅近廛市而服食常澹如也閨中不聞愠言侍婢不奉怠色而訓語溫惟勵諸子詩禮飾二女功德固其身教然也然而性慧天通日課梵典若有頓解身未四十不耻喪其歲必一陳而良人不知也大德十有一年夏五月初得疾外瘍且祈天曰此非老婦人證也願以他疾終至十有二月某甲子果不食飲怡然而逝生於宋寶祐丙辰八月某甲子

至元己卯歸張氏享年五十有二以明年正月某甲子葬于南山之原祔姑兆也男三人長即澤之次濟之浩之女二人在室孫男二道護道佑夫人且死呼濟浩前曰汝幼未知至弱未勝事惟伯兄是承以虔事父天使志業不渝幹有譽用則吾志也良人肖孫哭之哀余曰是可哀也已遂為銘曰澹修靜兮固天性也維家政兮固婦道之貞也事翁子兮不得終以祗也有令子兮不得養而已也報而德兮胡爾嗇也匪嗇也天維令妻子譽而是母子賢兮將不墜於永年以視此銘鑄也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三



